



# 幻 中 春

〔清〕樵云山人

编次

## 导 读

《幻中春》十八回，系清初才子佳人小说，又名《梦花想》、《鸳鸯影》、《飞花艳想》。版本之多，可见其当年流传之广。但己酉写刻本惟见大连图书馆和日本京都大学存藏。书叙才子柳友梅与梅如玉、雪瑞云表姊妹的婚姻事：柳友梅游春，作《春闺》、《春郊》二诗，适雪太守传诗择婿，张良卿、李文君以柳友梅之诗冒名顶替，虽骗过了雪太守，却终被两位小姐识破；雪太守遭陷害，两位小姐颠沛流漓，后柳友梅高中探花，雪太守得救，柳友梅娶双妻双妾，婚姻美满。

书署樵云山人编次。有人认为此樵云山人即作《斩鬼传》之刘璋，尚无定论。书中明显有抄袭《玉娇梨》的文字，情节也有所摹拟。但故事曲折，文字流畅，可读性较强。

## 序

自有文字以来，著书不一。四书五经，文之正路也；稗官野史，文之支流也。四书五经如人间家常茶饭，日用不可缺；稗官野史如世上山海珍馐，爽口亦不可少。如必谓四书五经方可读，而稗官野史不可阅，是犹日用家常茶饭，而爽口无珍馐矣。

不知四书五经，不外饮食男女之事；而稗官野史，不无忠孝节义之谈。辞通乎此，即拈花可以生笑，不必谓四书五经才可读也。发想可以见奇，不必谓稗官野史不足阅也。但花必须飞，不飞不足夺目；想必须艳，不艳不足娱情。必也无花不飞，无想不艳，亦无花不艳，无想不飞，方足以开人心花，益人心想，以为文士案头之一助。

今传中所载如梅之清，雪之洁，柳之秀雅，莲之馨香，可谓无花不飞矣。湖上之逢，舟中之句，啸雪亭寻梅问柳，探花郎跨凤乘龙，可谓无想不艳矣。以至梅雪二公忠勤王事，竹杨二子慷慨交情，张刘二生之诡计阴谋，春花朝霞女之慧心侠骨，则又何花不艳，何想不飞哉。

阅兹传者，如逢名花眼前艳媚，虽桃李而清香胜之，如生奇想天际飞来，虽水穷山尽而幻景出之。如女逢才子，无人叹有想对（校者按：此处疑缺误，但原文如此）。虽才如司马，慧似文君，而风流都雅却又过之，此《飞花

艳想》之所由作也。

虽然，花飞矣，想艳矣，亦花艳矣，想飞矣，不归于忠孝节义之谈，而止及饮食男女之事。是何异于日用山海珍馐而废家常茶饭也。是何异于日阅稗官野史而废四书五经也，其可乎。若兹传者，权必归经，邪必归正。花飞而笔自存，想艳而文自正，令人读之犹见河洲窈窕之遗风。则是书一出，谓之阅稗官野史也可，即谓之读四书五经也亦可。岁在己酉菊月未望，樵云山人书于菊药溪之（下缺）

---

---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众英才花下谈心 ..... ( )
- 第 二 回 柳秀才舟中题句 ..... ( )
- 第 三 回 两闺秀湖上遇才郎 ..... ( )
- 第 四 回 梅兵宪难途托娇女 ..... ( )
- 第 五 回 栖云庵步月访佳人 ..... ( )
- 第 六 回 合欢亭入梦逢巫女 ..... ( )
- 第 七 回 假张良暗计图连理 ..... ( )
- 第 八 回 慧文君识眼辨真才 ..... ( )
- 第 九 回 重结鸳鸯双得意 ..... ( )
- 第 十 回 拆开梅雪两分明 ..... ( )
- 第 十 一 回 古寺还金逢妙丽 ..... ( )
- 第 十 二 回 西湖玩月续春游 ..... ( )
- 第 十 三 回 连及第驰名翰院 ..... ( )
- 第 十 四 回 为辞婚钟祸边庭 ..... ( )
- 第 十 五 回 掷金钱喜卜归期 ..... ( )
- 第 十 六 回 点宫秀暗添离恨 ..... ( )
- 第 十 七 回 雪连馨辞朝省母 ..... ( )
- 第 十 八 回 柳友梅衣锦还乡 ..... ( )

## 第一回

### 众英才花下谈心

诗曰：

云山到处可舒襟，风月闲情试共寻。  
世界俳场观莫浅，古今傀儡看须深。  
春秋满腹非无意，笑骂皆文各有心。  
不是千年明眼士，当时芳臭孰知音。

话说嘉靖年间，浙江绍兴府山阴县有一秀才，姓柳名素心，表字友梅，原是唐朝柳宗元之后。父亲柳继毅，官至京兆尹，不幸在十三岁上边就亡过了。母亲杨氏，贤能有志，就苦心守节，立志教柳友梅读书，日夜不辍。真个是：

三更灯火五更鸡，雪案萤窗志足奇。  
自古书香传笑叶，果然庭训振家仪。

自幼的时节，日间母亲做些女工，友梅便随母侍读；夜间燃灯，杨氏就课子读书。那咿哦之声往往与牙尺剪刀声相间。杨氏训子之严，无异孟母断机；友梅读书之勤，亦不啻欧阳画荻。友梅生得一表人材，美如冠玉，又且颖悟过人，做的文章便篇篇锦绣，字字珠玑。十五岁上，就领了钱塘县

学批首。虽然他父亲已故，门庭冷落，那友梅生性豪爽，贫之一字，全不在他心上。平日只以读书做文为事，或遇看花赏月，临水登山，却也做些诗词自娱。同辈朋友却又啧啧称羨他的才华。生平因慕李太白的风流才品，又取个别字月仙，取谪仙爱月之意，隐居山阴县中。

那山阴的所在，真个千峦竞秀，万壑争流，无穷好景，应接不暇。友梅的住居却弯弯抱着一带流水，绕着数点青山。门栽几树垂杨，宛似当年陶令宅。径植百竿翠竹，依然昔日辟疆园。月到梅花，吟不尽林逋佳句。杯浮绿叶，饮不尽李白琼浆。曾有一诗单赞柳友梅的人才。诗云：

美如冠玉润如珠，倚马文章七步诗。  
锦绣心肠能醉面，山川秀丽见丰姿。  
陈思妙句应无敌，卫玠仪容差合宜。  
一段风流谁得解，能桃卓女醉西施。

又有一诗单赞柳友梅的住居：

门掩垂杨绿树东，小桥曲径漫相通。  
青山点点参云表，流水淙淙落涧中。  
地有才郎知毓秀，花无俗气自吟风。  
当年歌访幽人迹，却与西施旧宅逢。

原来柳友梅的住居就在当初范蠡访西施的所在。那浣纱遗迹至今尚存。柳友梅性又爱梅，他母亲生他这日，梦见梅花满树，落满怀中，因此父亲自小唤他是友梅。后园中栽着无数梅花，乃是他父亲的手泽。柳友梅生性爱梅，凡遇梅花开放时节，或把酒对花自斟自咏，或携朋挈友，迭唱迭和，兴致最高。卧房中时供一枝梅花，古秀曲折，令人描尽不就。无梅时节，更挂一幅梅花的单条，墨花飞舞，生气飘

动，常自题其上。云：

吟成白雪心如素，梦到梅花香也清。

昔日浣纱今日恨，玉人如许愿相亲。

因这一首诗有分教：阳春白雪诗中联罗绮之缘，柳艳梅香花下结鸳鸯之带。

一日正值初春，梅花竞放，开满园林，也有千叶的，也有单瓣的，也有绿萼，也有玉叠。或红或白或老或嫩，树影横斜，暗香浮动，引起那林和清的风流，鼓舞得孟浩然的兴致。昔贤高李迪有诗咏那梅花之妙：

琼姿只合在瑶台，谁向江南处处栽。

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。

寒依树影萧萧竹，春掩残香漠漠苔。

自去何郎无好咏，东风愁寂几回开。

断魂只有月明知，无限春愁在一枝。

不共人言惟独笑，忽疑君到正相思。

花残别院烧灯夜，妆罢深宫览镜时。

旧梦已随流水远，山窗聊复伴题诗。

柳友梅是日正在那里把酒赏玩，对花吟咏，忽见小童抱琴走进来道：“外边竹相公、杨相公来访。”原来竹杨二生就是友梅同笔砚的朋友。竹生名干霄，表字凤阿，乃是兵部竹淇泉的嫡侄，与柳友梅又是年家，为人少年老成，最重义气，且文武兼长。杨生名怀璧，字连城，乃是柳友梅母亲的内侄，做人雅有情谊。三人极相契厚，平日间，不是你寻我，便是我访你。柳友梅听见说二人来访，忙出来迎接。三人因平日往来惯了，全无一点客套。一见了，柳友梅便笑说道：“两日梅花开得十分烂漫，二兄为何不来一赏。”竹凤

阿道：“前两日因家叔父复命进京，匆忙数日，不得工夫。昨日要来，不期刚刚出门，撞见老刘厌物，拿一篇寿文，立等要改，与严相公夫人上寿。他说顷间去柳兄处寻不见，只得来央及兄。又误了一日工夫，今早见风日晴和，弟恐错过花期，所以约了杨兄不速而至。”杨生道：“小弟连日也为些俗冗羁绊，未免辜负芳辰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我说老刘昨日来寻，必有缘故，原来又要奉承权贵耳。”三人说着话，待过茶，遂邀进后园看梅。果然清香扑鼻，素色精神，引起人无限兴致。真不减玉树风前，何异瑶台月下。柳友梅即于花下展开一幅花笺，吟诗一首。诗云：

素姿雅秀夺春开，压倒群花独占魁。  
影入月中矜玉色，香浓雪里动诗才。  
淡笼烟水疑图画，点缀琼瑶胜剪裁。  
无限深情谁得解，相思不尽愿相陪。

竹、杨二生接诗吟玩，俱夸奖道：“有此好花，不可无此佳句。更值芳辰对景，知己谈心，今日可谓二美具四难并矣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拙咏欠工，还求和韵。”竹、杨二生齐应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竹凤阿随即吟成一首，武着柳友梅的韵，题于锦笺上。云：

气禀先天得早开，名传南国播芳魁。  
难凋三友冰霜操，易赋千言珠玉才。  
香冷暗侵高士卧，影疏拟约美人裁。  
年来有子堪调鼎，夔理阴阳可重陪。

柳友梅道：“凤阿兄诗句，声口超卓，绝无寒士气，鼎鼎才也。”杨连诚看了，也赞道：“诗情雄壮，大有盛唐音韵，非中晚可及。”随即自己也展开一幅诗笺，花前题就，

呈与柳、杨二生。柳友梅接来一看，上写云：

欲识天心待尔开，流芳已占百花魁。  
一枝初试阳亨象，数点中宣造化才。  
逊雪难为郢客和，斗妆疑万寿阳裁。  
不须攀折相寻问，半领春风得意陪。

柳友梅看罢，赞道：“杨兄佳句，当为翰苑仙才。”竹凤阿道：“但观末后一联，分明是春风得意，看花长安之意了。”三人互相题咏赏玩了一回，柳友梅就叫抱琴排上酒肴，即于花下对酌。饮了数杯，竹凤阿道：“此花秀而不艳，美而不妖。众花俱萎，此独凌寒自开。万木未荣，此独争春先放。虽然骨瘦姿清，而一种潇洒出尘之致，自非凡花可及，使人爱而敬之。就如二兄与小弟交，淡而自浓，久而加敬。终不似老刘这班俗子，伺候侯门，趋迎府县，未免为花所笑。”友梅道：“虽如此说，只怕他又笑你我不为功名，终日饮酒赋诗，与草木为伍。”杨连城道：“他们笑我，殊觉有理，我们笑他，便笑差了。”竹凤阿道：“如何笑差？”杨连城道：“你我做秀才的，无不博个脱白挂绿。若弟辈功不成名不就，又不会钻刺，又不去干谒，终日以诗酒陶情，那能个平地一声雷，便扶摇万里去乎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富贵从来有命，读书岂为功名？昔曾文正公已做状元，人道他一生吃着不尽，他尚云我志不在温饱。据小弟看来，功名还是易事，尚有难于功名者耳。”竹凤阿道：“柳兄妙才，功名自易，他日云程自在玉堂金马之内。杨兄苦志萤窗，埋头雪案，其功名亦自不小，瀛洲夺锦，雁塔题名，应有日也。苦弟赋性愚鲁，意不在书，志欲学剑，当效班孟坚，投笔觅个封侯万里，方遂生平，尚未知遇合何如。今友梅兄又说有难

似功名的，更是何谓？”柳友梅含笑道：“此心曲事难于显言。”竹凤阿道：“知己谈心，不妨倾肠倒肚，何必拘泥。就是小弟大言，也是酒后狂愚，不觉自陈肺腑。吾兄何必如此隐藏。”杨连城也道：“既系心交，不妨直道。”三人一边说一边饮酒。柳生至此已饮了数杯，不觉乘着酒兴笑说道：“小弟想，人有五伦，弟不幸先父先亡，又无兄弟，五伦中已失了二伦。君臣、朋友间遇合有时，若不娶一个绝色佳人为妇，则是我柳友梅空为人在世一场，枉读了许多诗书，埋没了一腔情思，便死也不甘心。只是美玉藏辉，明珠含媚，天下虽有绝色佳人，柳友梅哪能个一时便遇，所以小弟说尚有难于功名耳。”杨、竹二生齐道：“如兄之才，怕没有佳偶相偕么？只要功名到手耳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兄等不要把功名看重，佳人反看轻了。古今凡博金紫者，无不是富贵，而绝色佳人能有几个？有才无貌，不可谓之佳人，有貌无才，不可谓之佳人。即或有貌有才，而于吾柳友梅无脉脉相契之情，亦算不得吾柳友梅之佳人。”竹凤阿道：“听兄说来，古诗云，倾国与倾城佳人，难再得良有以也。”杨连城道：“昔相如见赏于文君，李靖受知于红拂，佳人才子，一世风流动，成千古美谈，事固有之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志愿还不止此。文君虽慧，已非处子，红拂虽贤，终为婢妾。况琴心挑逗，月夜私奔之事，终属不径。若小弟绝不如此。”杨、竹二生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怪不得兄说难于功名矣。”

三人谈笑饮酒，正说得情投意洽，忽见抱琴进来道：“外面刘相公来访。”三人听见，各不欢喜。柳友梅便道：“蠢才！晓得我与竹相公、杨相公饮酒，就该回不在家了。”抱琴道：“我也回他，刘相公道：‘我方到竹相公处问，说

在柳相公园中看梅，故此特来。’又望见内园花色，自要进来看花，因此回不得了。”柳友梅尚沉吟不动，只听见刘有美已在前厅叫道：“友梅兄，凤阿兄，好作乐。”柳友梅只得出来迎接。

原来这刘有美，名斐然，也是个挂名秀才，勉强做几句丑时文，却一味抄袭旧文，钻刺当道。为人又且言语粗鄙，外好滥交，中藏险恶。又因新断了弦，终日在外边寻些露柳墙花，品行一发不端了。为此三人都憎厌他。这一日走进来，望见柳友梅便叫道：“柳兄，好人一般，通是朋友，怎么就分厚薄？你既有好花在家，邀老竹、老杨来赏，怎么就不呼唤小弟一声。难道小弟就不是同学的朋友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本该邀兄，只恐兄贵人多忙，无暇干些寂寞事耳。就是杨、竹二兄，也非小弟邀来，不过是偶然小集。兄若不弃嫌，请同到小园一乐，何如？”刘有美听了，一径就同到后园。竹凤阿与杨连城看见，只得起身相迎。因说道：“今日刘兄为何有此清兴。”刘有美与杨连城作揖道：“你一发不是人，这样快活所在，为何瞒着我，独自来受用，不通，不通。”又与竹凤阿作揖致谢道：“昨赖大才润色，可谓点铁成金。今早送与本县赵老师看了，便十分欢喜，大加称赞。若送到严相公府中看了，不知还有多少褒奖哩。令小弟增光。倘后有什么余荣，皆吾兄神力矣。”竹凤阿道：“赵县尊欢喜，乃感兄高情厚礼，未必便为这几句文章。”刘有美道：“常言说‘秀才人情半张纸’。小弟寒儒贺相国之寿，只有这寿文，足矣，倒没有甚么厚礼。”杨连城道：“小弟偏兄看花便怪，小弟像吾兄登县尊之堂，拜相国夫人之寿，抛撇小弟，就不说了。”说罢众人都笑起来。

原来那位夫人就是赵文华拜他做干娘的。因往天竺进香，赵文华就接他到县。恰好正值他的生辰，赵文华与他做起寿来，便哄动了合县的士夫。刘有美是个极势利的，况又拜在赵文华门下，因此做这篇寿文兼备些礼物去上寿。只有柳友梅与竹凤阿、杨连城三人一般有傲气的，不去上寿。那山阴县的缙绅那一个不去的？

这一日在席间提起，刘有美道：“今日与赵老师令堂上寿，虽是小弟背兄，也是情礼上却不过。还有一事特来请三兄商议，若是三兄肯助一臂之力，保管有些好处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有何好处，见谕。”刘有美道：“严相国有一内亲的令爱，年已及笄，曾与会稽县朱世良割襟。近日朱家家事消乏，严相国的内亲要赵老师作主，替他另配一个女婿。县中闻知纷纷扬扬，说严府倚仗势力，谋赖婚姻，人都不服。我想这些人却痴，干你甚事。会稽县学中，第一是老方出头，要替他女婿告状。赵老师听得些风声，又不好发觉。今日与小弟、师弟至情，偶然谈及。小弟想同学的朋友，通好说话，只有老方有些假道学，又尚气，为人敢作敢为。再不思前算后，与小弟再说不来。我晓得他与三兄极相契厚，三兄若出一言，阻挡了老方，其婿徽商，不请这里的事，只合罢休。不惟赵老师深感，就是严府里晓得了，那婚事也有些意思，包你宗师下来，严相公自然荐举，今年科举稳稳的了。这是上门生意，极讨好，且不费力。”竹凤阿听了，心下便有几分不快，因正色道：“若论他倚伏严府势力，赖人婚姻，就是老方不出头，小弟与兄也该持一公论。事关风化，如何刘兄反要与他周旋，未免太势利了。”刘有美见竹凤阿辞色不顺，遂默默不语，柳友梅道：“小弟只道刘兄今

日特来看花，原来又为着严府的公事。这等便怪不得小弟不来邀兄赏梅了。”杨连城也笑道：“良辰美景只宜饮酒、赋诗，若是花下谈俗事，颇觉不雅。刘兄该罚一巨觞，以谢唐突花神之罪。”刘有美被竹凤阿抢白几句，已觉抱惭，又见杨、柳二生带笑讥刺他，甚没意思，只得勉强道：“小弟与竹兄偶然谈及，如何便有罚酒？”柳友梅道：“这个一定要罚。”叫抱琴斟上一大杯，送与刘相公。刘有美拿着酒说道：“小弟便受罚，倘后有谈及俗事者，小弟也不饶他。”竹凤阿道：“这个自然不消说。”刘有美吃干酒，看见席间笔墨淋漓，便笑道：“原来三兄在此有兴做诗，何不见教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弟辈诗已做完，只求刘兄也做一首。”杨、竹二生也道：“刘兄有兴也和友梅兄原韵，以纪一时之胜。”刘有美道：“兄等又来奈何小弟了。小弟于这七言八句实实来不得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吾兄长篇寿文称功颂德，与相国夫人上寿偏来得，为何这七言八句不过数十字就来不得，想道知此梅花没有荐举么？”刘有美便嚷道：“柳兄该罚十杯。小弟谈俗事便罚酒，像老兄这等难道就罢了？”随即斟了一大杯递与柳友梅。杨连城道：“若论说寿文，也还算不得俗事。”竹凤阿道：“寿文虽是寿文，却与俗事相关。若不关俗事，刘兄连寿文也不做了。友梅兄该罚，该罚。”柳友梅笑了笑，把酒一饮而干。

四人正在那里饮酒赏玩，抱琴走到呈上一个封筒，上面装一个图书。柳友梅道：“是那里传来的？”抱琴道：“是钱塘学的斋夫传来。说是杭州府雪大爷的诗题，发到学里，为此特特传来。三日内就要缴去哩。”柳友梅就拆开一看，原来是两幅锦笺。上写两个诗题，一个是《春闺》，一个是

《春郊》，首尾限韵，首韵是个雨丝、风片、烟波、画船八字，尾韵是溪、西、鸡、齐、啼五字。竹凤阿道：“原来就是敝年伯出的。这诗题出得有些意思。友梅兄，你道他为着甚来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这无非要征取诗篇，观赏人文的意思耳。”竹凤阿道：“虽则如此，据我想来，另有深意，恐怕此题还不是敝年伯自出的。”刘有美笑道：“凤阿兄又奇了，若不是太尊出的，谅一诗题，请谁代笔？”杨连城道：“凤阿兄与雪公在京邸时，曾与素心晨夕，他必竟得知袖里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一定要请教了。”竹凤阿道：“今日天色已暮，酒又深了，且暂告别。”柳友梅尚要留饮，竹凤阿道：“这倒不必了，明日是二月花朝，就是小弟作东，约三兄往西湖一棹，乘此春光便好咏此三题。我就好与三兄说明诗题的意思，岂非一举两得。”众人齐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四人即于花前分袂。柳友梅直出门而别。正是：

一杯一杯复一杯，几人对酌山花开。

既醉欲眠君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。

未知柳友梅游湖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### 柳秀才舟中题句

诗曰：

世间真伪不相兼，只为才情赋自天。  
班马文章由夙慧，庾鲍诗句实前缘。  
牙琴须遇知音解，卞玉还逢识者怜。  
不是美人亲听得，空令雅韵落前川。

话说柳友梅到了次日，乃是二月花朝，天气晴和，莺花缭乱，那花间的百鸟娇滴滴在枝上弄晴。柳友梅书斋晓起，不觉游兴勃勃，又急要晓得那雪太守诗题的意思，记得夜来竹凤阿约游西湖。随即梳洗毕，吃过早膳，身上穿一领水墨色衣，头戴一片毡巾，手执一柄棕竹扇子，脚上穿一双红方鹊鞋，飘然有凌云气概，真浊世之佳公子也。禀过母亲就叫抱琴跟了，一径到竹凤阿家来。恰好才到中途，望见竹凤阿已同着杨连城、刘有美驾着兰舟，迤迤的荡将过来。抱琴先看见，叫道：“竹相公那里去？家相公在此。”竹凤阿道：“来得正好。”抱琴先跳上船，把缆系在绿杨之下。随接了柳友梅下船。竹凤阿见了柳友梅，因说道：“昨晚相约，今

早见天气好，弟恐辜负花晨，特驾小舟，屈了杨兄刘兄与吾兄，同往西湖一游。不道吾兄先已移玉，可谓知己有同心也。”杨连城道：“这才是有约不忘。”刘有美道：“昨晚诗题想今日定要做了，但友梅兄可要晓得那诗题的意思么，说起来，只怕友梅兄不喜煞，还要想煞哩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诗题的意思，弟实不知，今日正要请教凤阿兄。难道兄已预先晓得了么？”刘有美道：“小弟倒已预先打听着了，才与二兄说过。”凤阿兄也道：“如是，如是。不差，不差。”刘有美又道：“若友梅兄要我说，昨日罚小弟的酒，今日要吃还我。若不吃，小弟只推不知罢。”竹凤阿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

不一时，舟人排上酒来。竹凤阿道：“刘兄且请饮一杯，润润喉，才说不妨。”刘有美道：“兄等难道倒不吃？”竹凤阿叫将大杯来，斟上酒，递与刘有美，次连城，次友梅，最后自己也筛了一杯奉陪。单有刘有美的酒量原高，拿起酒一饮而干，一连饮了数杯，乘着酒兴说道：“昨日诗题，兄等道是哪个出的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是府里出的，学里传来的。”刘有美道：“是学里传来的，却不是府里自出的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怎么不是府尊出的？却又是谁出的？”刘有美道：“小弟也不知。昨晚别后，小弟一向有一相熟的旧邻，现在杭州府做书手，府中消息都晓得。昨日返舍，就遇着他在舍下了。小弟与他偶然谈及，他对我说，诗题是太爷的一位小姐出的。你道天下有这样聪明女子么，可不令人想煞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兄要着魔矣。这样说起来，那小姐一定能诗的了。但世上难得才色兼全的女子。有才者未必有貌，有貌者未必有才。即或有貌有才，而无一种才貌的风情韵致，亦与无才貌者等。有才无貌，不可谓之

绝色佳人，有貌无才不可谓之女中学士。有才有貌而风情或减，韵致歉然，亦如嚼蜡便无味矣。”刘有美道：“那小姐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不惟女工针指件件过人，至于诗词一事，尤其所长，就是雪府尊刻的《啸雪集》倒有大半是小姐吟咏的。难道不是才色兼全钟情女子么？”竹凤阿道：“兄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雪小姐的才貌果然是仕女班头，但我敝年伯的意思，必要配个文章魁首。为此出这诗题，虽试士，实欲择婿耳。”柳友梅听说，心上也不觉暗暗欢喜。想道：“我柳友梅若题破了雪小姐的诗题，便不患佳人难遇矣。”便一心想着雪小姐，不觉诗兴勃勃，如有所得。对着竹凤阿道：“既如此，当吟成才士句，接续美人缘也。”竹凤阿道：“正是。今日乘此春光，赋诗饮酒，亦一乐事。且请吟诗。”杨连城道：“诗不成者，罚酒三巨觞。”刘有美道：“小弟诗是绝做不出来的，倒情愿罚酒。小弟昨夜闻此好消息，想了一夜，有了头，没了尾，有了尾，没了头，不觉没心绪起来。今早倒搁笔不题，索性养养精神，好若吟一首，如今决做不出的了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昨日尚未请教，今日正该同咏。”杨连城道：“若无佳句，何谢良辰？正该同做。”竹凤阿道：“既如此，请各挥毫。”抱琴就在拜篋中取出文房四宝，四人各分了纸笔。只见竹凤阿注目花笺搜索枯肠，杨连城拿着一管笔口里唧唧啾啾的吟哦，刘有美也不做声，拿着酒只顾饮举起筷不住吃。只有柳友梅也不想，也不写，也不饮酒，立起身往船头上散步，遥望那四周山色，一带花光，不觉诗思扑扑从天外飞来，喜动眉宇，便叫抱琴，取过纸笔，顷刻写成七言律诗二首。真个是：

文成七步笔扫千军，  
腕下霎时兴云雨，  
纸间顷刻走龙蛇。

柳友梅写完了诗，袖在袖中，走入舱中。问道：“三兄诗俱完了么？”刘有美道：“兄怎么不去做诗，反去闲望？三杯酒是不饶你的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弟实不才，诗已粗成。”刘有美道：“这样险韵，兄难道完得如此神速。”竹凤阿道：“柳兄才极敏捷，他若诗成，尚未知鹿死谁手。小弟诗虽胡凑，尚欠推敲。杨兄佳句已完，亦未写出。柳兄既已诗成，何不赐教。”柳友梅就在袖中取出，与三人看。刘有美接在手中叫道：“友梅兄果然做了。大奇，大奇！可谓真正才子。”竹凤阿笑道：“真正才子合配个真正佳人。”杨连城道：“相配时，这诗题分明是姻缘簿了。”众人都挨拢来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其一《春闺》：

雨意迷离锁隔溪，丝丝飘堕湿花西。  
风声远浦惊归雁，片刻巫山促晓鸡。  
烟影半湾情欲绕，波光千顷恨还齐。  
画栏整日凝眉望，船隐垂杨鸟自啼。

其二《春郊》：

雨余淑气蒲幽溪，丝柳迷花隔路西。  
风日弄晴飞蝴蝶，片云凝彩堕山鸡。  
烟笼野寺春光媚，波漾汀芦秀色齐。  
画里文章看不尽，船归月落乱乌啼。

三人看了大加赞叹。竹凤阿道：“柳兄今日此诗不但敏捷异常，似有神助。且字字清新俊逸，句句如织锦回文，可

谓李杜复生，庾鲍再出矣。敬服，敬服！小弟辈当为搁笔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俚句也是一时兴致所作，正要抛砖引玉，何故吝惜珠玑。”杨、竹二生道：“珠玉在前，自惭形秽，其实不敢献丑。每人情愿罚酒三杯。”刘有美道：“友梅兄如此奇才，虽曹子建七步成诗，那得精工到此。明日送到府里，难道不动小姐的火。我们大家也奉柳兄一杯，挂挂红何如？”众人道：“说得有理。该奉，该奉。”三人先吃了罚酒，然后各人奉柳兄一杯。友梅酒量原不甚大，一连吃了数杯，自觉有些酒意，不免推开船去，临风散玩。杨连城与竹凤阿亦倚着相陪。不觉船已过钱塘江，那西湖的景致已在目前。只有刘有美留心把柳友梅二首诗不住的吟哦，假意的叹赏，心下实要念熟了好抄袭他的。却好船已到湖。湖上烟花如市，士女如云，说不尽的景致。昔人有诗单赞那西湖的景致。诗云：

山色波光步步随，古今难画亦难诗。  
水浮亭馆花间出，船载笙歌柳外移。  
刺眼繁华如锦绣，引人春兴似游丝。  
六桥几见轮蹄换，湖上于今泛酒卮。

其二：

万壑烟霞映远峰，水光山色尽图中。  
琼楼燕子家家市，锦浪桃花岸岸风。  
彩舫舞衣凝暮紫，绣帘歌扇露春红。  
苏公堤上垂杨柳，尚想重来试玉骢。

却说是日湖中因有官船设宴，小舟倒不甚多。自断桥至苏公堤，但见一带垂杨与桃花相映，且是年春雪甚盛，梅花为寒所勒，与桃杏相次开发，尤为奇观。绿烟红雾迷漫二十

余里，歌吹为风，粉汗成雨，纨罗之盛，多于堤畔之柳，艳冶极矣。至于朝阳始出，夕春初下，月华与山色争妍，霞影与湖光并媚。一般好景，更极天然。三人观赏不尽，只有刘有美把柳友梅诗句只管吟哦，酒后声高，不觉吟诗之声振于四野。随着顺风，见一句一句竟飘向隔船舱玉人耳朵里去了。但见隔船帘内隐隐约约有几个美人窥探，最后一侍儿从旁边揭起垂帘，恰好柳友梅扯着刘有美道：“刘兄为何这般好景不看，只是吟诗。”那侍儿揭帘时。帘内两美人刚刚与柳友梅打个照面。只见那一个美人：

眉舒柳叶眼湛秋波，身穿着淡淡春衫，宛似嫦娥明月下。裙拖着轻轻环珮，犹如仙子洛川行。远望时，已消宋玉之□，近观来，应解相如之渴。

又见那一个美人：

貌凝秋月容赛春花，隔帘送影，嫣然如芍药，笼烟临水，含情宛矣，似芙蓉醉露。虽然未入襄王梦，疑是巫山云雨仙。

柳友梅望见神驰了，半晌方说道：“人家有如此标致女子，岂非天姿国色乎。昔人云‘欲把西湖比西子’，今则欲把西子比西湖矣。”刘有美也惊叹道：“果然天姿国色，绝世无双。”竹凤阿道：“但不知此是谁家宅眷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莫非就是雪小姐么？”杨连城道：“观其举止端详，大约非小人家儿女。”竹凤阿道：“若果是她，正合友梅兄所说才色兼全的女子矣。但这样女子得一尚难，如何有两？”刘有美道：“好歹明日访他个下落回去。”四人说说笑笑，不觉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。那官船儿早已开去。

是夜月色如银，夕岚如碧。四人由断桥至苏公堤，直至

六桥步月而归。回到船中，洗盏更酌尽欢方睡。只有柳友梅自见了二美人之后，心下想道：“若得如此佳人为妇，我柳友梅便三生有幸矣。但不知他是谁家宅眷？”又见朋友在船，不好十分着相，睡在船中却一夜不曾合眼。正是：

山色有情留客赏，湖光无意恋人游。

东风似与才郎便，飘堕诗声到隔舟。

未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 三 回

## 两 闺 秀 湖 上 遇 才 郎

诗曰：

千秋慧眼落闺英，偏识风流才子心。  
范蠡功成逢浣女，相如时到度琴音。  
明珠岂混尘沙弃，白璧从无韞椟沉。  
一见莫言轻易别，秋波临去最情深。

却说是日游湖的官船，就是杭州府雪太守夫人与福建梅兵备的小姐接风。那雪太守与梅兵备另设席在昭庆寺赏梅。夫人与小姐就排酒在船。雪太守与梅兵备原系姑表至亲。因往福建上任，从杭州经过，雪太守因此留住。雪太守是苏郡人，名霁，字景川。夫人王氏止生得一子一女。一子尚幼，女儿年方二八，因她母亲梦见祥云绕屋而生，名唤瑞云。生得姿容绝世，敏慧异常。观其色，真个落雁沉鱼，果然羞花闭月。论其才，不惟女红之事，色色过人。即诗赋之间，般般精妙，就是雪太守的诗文却也常常是她代笔。曾有一诗赞那雪小姐的好处：

桃输绰约柳输轻，玉貌花容谁与衡。  
向月乍疑仙女降，凌波欲拟洛川行。  
弱教看去魂应死，秀许餐时饥不生。  
最是依依临别际，眼传秋水更多情。

梅兵备是金陵人，名灏，字道宏，年已五十，止生得个女儿。临生这日，梅公梦一神人赐他美玉一块，雪白无暇，因取名唤做如玉。这如玉小姐，生得姿容比瑞云小姐一般。真个眉如春柳，眼似秋波，更兼性情聪慧，八九岁时便学得描鸾刺绣，件件过人。不幸母亲雪氏先亡过了。每日间但与梅公读书说字，乃山川秀气所钟，天地阴阳不异，有百分姿色便有百分聪明。十四五岁时，便也知诗能文，竟成个女学士。曾有一诗赞那梅小姐之好处：

云想娇容花想香，悠然远韵在新妆。  
轻含柳态神偏媚，淡扫蛾眉额也光。  
诗思只宜雪作侣，玉容应倩月为裳。  
风流多少情多少，未向人前已断肠。

凡家居无事的时节，往往梅公做了，叫如玉和韵，如玉做了，叫梅公推敲。就是前日，雪太守出的诗题，也是他父女唱和之作。在金陵时，梅公寄与雪太守，要他和韵。雪太守因杭州是人文渊薮，故就把此题仰学试士，一则观赏人文，一则便为择婿基地。因此刘有美得此消息。恰好是日游湖，柳友梅的船与官船相近，也是天缘有分，无意中刘有美把柳友梅的诗句高声朗吟，顺风儿吹到二小姐船中来。二小姐耳聪听见了。梅小姐想道：“这诗首尾是我父亲限的韵，为何这里也有人吟咏起来。又和得清新俊逸，似不食烟火者。”雪小姐也道：“那诗果然字字风流句句飘逸，令人有

况李青莲之想。”二小姐一头说，一头把柳友梅的诗句一句一句的都暗记在心上了。梅小姐忙叫侍儿朝霞道：“你看湖内谁人吟咏。”那侍儿乖巧，轻轻的从旁边揭起垂帘，让二小姐从斜侧里窥看，自己却露出头来。恰好遇着柳友梅在那里指点湖山，笑谈风月。侍儿早又识货，骨碌碌两只眼睛倒把柳友梅看个尽情，把柳友梅的丰神韵度都看出来，不知柳友梅的神魂早已被帘内美人摄去了。因这一见，有分教：佳人闺阁有怀吉士风流，才子文园想煞多娇韵态。正是：

清如活水分难断，心似灵犀隔也通。

春色恋人随处好，男贪女慕两相同。

那侍儿看在眼里，藏在肚里，也不便就对二小姐说。直至船已离湖，瞒着雪夫人到后舱来，私与二小姐轻轻的说道：“方才吟诗的船，就在吾船对面。他船内也有三四个少年，只是蠢的蠢，俏的俏。只有那身穿水墨色衣，头戴一片毡巾的，生得风流韵致，自然是个才子。”梅小姐道：“那见得就是才子？”雪小姐忙问道：“那诗可就是他吟咏的么？”朝霞笑道：“朝霞见他人物是风流的。那诗句是他吟咏不是他吟咏，叫朝霞一时哪辨得出？据朝霞看来，一定是那人做的，别人也做不出。”梅小姐道：“世间难得全美，有才未必有貌，有貌未必有才。那见得就是他吟咏的。”雪小姐道：“有才必须有貌，有貌必竟有才。朝霞说来亦未可知。”朝霞道：“还是小姐说得好，我家小姐太心疑了。”雪小姐道：“奴也闻前日爹爹说，姑夫处寄来诗题，一时无暇未便和韵，我已发到各学去了，看这些秀才做来。莫非此生已知此题，故乘着春光，赋就的么？若果然是他，真可谓风

流才子矣。”如玉小姐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若果是他，古称潘安貌，子建才，殆兼之矣。”朝霞笑道：“我想越中今日有两位佳人，只怕没有两个才子来相配对。”雪小姐道：“越中人文渊藪，你那里晓得就没有么？”梅小姐道：“有或有之，只恐当面错过耳。”雪小姐道：“既已当面，焉忍错过？”朝霞冷笑一声，忙问道：“敢问二小姐，不错时却如何？”雪小姐才要说，却好船已到钱塘门，梅兵备的大坐船已近。如玉小姐与雪夫人、瑞云小姐作别回船。雪太守处早有人役伺候，就上岸登轿进城而去。正是：

数载亲情才见面，一朝分手便相离。

怎知天意由来合，雪与梅花仍旧依。

毕竟二小姐别后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 四 回

### 梅兵宪难途托娇女

诗曰：

缓急人生所不无，全凭亲友力相扶。  
陈雷高谊成知己，婴杵芳名为托孤。  
仗义终须取义报，弄才到底伏才辜。  
是非岂独天张主，人事从来不可诬。

话说如玉小姐与雪夫人、瑞云小姐别后，随后梅兵宪回船，梅小姐接住。梅公道：“日间汝舅舅邀我在昭庆寺赏梅，不料未及终席，人报提学院到，你舅舅只得又去接他。甚矣！乌纱之苦，皂隶之俗。”几言未毕，雪太守也到。梅公接进船即命小姐拜见过。坐毕，雪太守道：“早间失陪多有获罪。前日学院发牌，先考绍兴。不期今日就到敝郡，因此小弟惟恐失迎，只得去接他。况李念台与小弟虽然也是年家，为人甚是固执，既在宦途不得不如此。姊丈托在至戚，当相谅耳。”梅公道：“说那里话，你我既系至亲，当脱略虚文以真情相告。那李念台点了浙直学院，原与小弟同出京，我也曾面嘱他，越地人文极盛，幸为小弟择一佳婿。今

既到此，他必不失信，兄若进见时，尚与我致意。”雪太守道：“领教，领教。只是目下还有一事，小弟方才回衙，见塘报甚是紧急。说闽中一路山寇猖獗，劫了库，杀了知府。近日又沿及两广，人心惶惑。吾想吾兄此行正当汛地，且有甥女年幼，路途遥远，盗贼偶发，如何去得？”梅公听了，抚体加叹道：“闽寇作乱，小弟离京时已闻此信。小弟只为权臣当道，朝政日非，因此讨这个外差出来，访一佳婿以完小女终身。就是小弟晚年也得半子相依，不忧无靠。不料佳婿未逢，风波顿作，这也是我命运使然了。诗不云乎，岂不怀归，畏此简书，今已主命在躬，是有进无退了。”如玉小姐在旁听见惊得面如土色，半晌的，不言不语，不觉掉下泪来，说道：“此事怎了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我兄是一定要去的，只是甥女恐去不得。莫若留到小弟衙斋，暂住几时，俟平静日，送到住所，何如？”梅公闻言说道：“吾兄之言正合愚意，但只是小女自令姐去世后无一刻不在膝下。小弟此番出山，也只为择婿而行。谁料婿尚未得，女又相离。今者闽越山川道途险厄，天涯父女至戚睽违，心虽铁石宁不悲乎？虽承老舅厚谊，见领小女，但小弟此去多凶少吉，尚不知父女相见何期。”言至此不觉扑簌簌掉下几点泪来。如玉小姐与朝霞从旁听见亦不觉潸然泪下。如玉小姐道：“爹爹暮年，且是文士，当此贼寇猖獗之际，爹爹深入虎口，恐祸生叵测。据孩儿看来，爹爹何不急上疏，告病还乡，或者圣明怜念，另遣人去也未可知。”梅公叹道：“我岂不知，但我为严氏弄权，讨差出外。这些有见识的，也就纷纷告退。眼见得朝已无人，当此天步艰难之际，内有权臣，外养巨寇，若不早除外患，必致遗害腹心。况此种贼寇名虽为寇，原系良

民，总为饥寒逼迫，贼类相攀，以至于此。我若此去当抚则抚，当剿则剿，誓必扫清巢穴，以报国家，我已备员兵选，奉命出京，又复不去，这分明临难退缩了。不惟负罪名教，且为严党所笑矣，如何使得？”如玉小姐道：“爹爹所言，俱为臣大义，非儿女所知。只是爹爹此去水土异乡乏人侍奉，倘寇偶发，暮年难堪，叫孩儿放心不下。”雪太守道：“父女离别，自难为情。然事已至此，已无可奈何。姊丈既以甥女见托，甥女即吾女也。当择一佳婿报命。还有一话弟倒忘了。前日姊丈见教的诗题，极有趣味，弟未及和，已发到学里去了。吾想越中大郡定有美才，不日文宗考试，自拔一二佳士，或者良缘有在，得一佳婿也未可知。甥女是个闺阁英流，合配个文章魁首。”梅公闻言，便改容拭泪道：“闻兄之言，顿开茅塞。若肯为小弟择一佳婿，小弟虽死异域，亦含笑矣。”因看着如玉小姐道：“我明日送你到舅舅衙中，不必说是舅舅，只以父女称呼，便好为你寻亲。”如玉小姐道：“孩儿既蒙嫡亲舅舅收管，就如母亲在的一般，料然安妥。只望爹爹尽心王事，以靖群丑，则侍奉有日，万勿以孩儿为念。”梅公道：“你既有托，我已心安。我闽中此去，七尺之躯悉听于天矣。今夜尚图相聚，明日便一片征帆千里关山耳。且将酒来，我与舅舅痛饮几杯，以叙别情。”正是：

江洲衫袖千年泪，易水衣冠万古愁。

莫道英雄不下泪，英雄有泪只偷流。

左右斟上酒，二人共饮了一回，不觉更深，雪太守打道回府。梅公吩咐小姐道：“你今夜收拾停当，明日好到舅舅府中去。”小姐听了，不敢违拗，即忙打点。

次早，梅公叫两乘轿，一乘坐小姐，一乘自坐，亲送到雪太守府里来。雪太守已着人伺候，接进后衙，梅公就叫如玉小姐拜了雪太守四拜。随即与雪太守也是四拜，说道：“骨肉之情，千金之托，俱在于此。”雪太守道：“姊丈俱请放心，小弟决不辱命。”如玉小姐心下哽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掩泪而已。雪太守即命治饭，梅公道：“小弟倒不敢领了，一则凭限要紧，一则已准午时解往，停不得了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暂奉一杯，聊作渭城三唱，以壮行色。”叫左右斟上酒来，雪太守奉上，梅公接了酒道：“今日与吾兄、小女一别，未知何日相逢？”雪太守道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不日扫清小蠹，便可荣升，不须忧虑。”一连饮了三杯。梅公也回敬一杯，就要起身，如玉小姐含泪拜别，梅公亦泣然泪下，只得吞声而别，正是：

世上万般苦楚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雪太守与梅公直送出钱塘门方别，正是：

人事无端复云雨，天心有意合姻缘。

侍看雨散云收后，一段良缘降自天。

未知后来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回

### 栖云庵步月访佳人

诗曰：

世间何事最难禁，才色相逢意便深。  
在昔文王歌窈窕，至今司马露琴心。  
千秋佳话非虚业，百载良缘实素襟。  
拙鸠空有争巢力，那得鸳鸯度绣针。

话说柳友梅自那日游湖遇见二美人之后，心下十分想慕，甚至废寝忘食。到了次日，先打发了抱琴回去，自己只托为考试进城，就与竹凤阿、杨连城作别。刘有美亦自托有事别去，不题。只有柳友梅心上想着二位美人，一径往杭城中来，各处物色，并无下落，只得回身转出城来。行了数里，不觉日色渐西，那向西的日色最易落去。复行了数里，到了一个旷野所在，柳友梅此时心上已走得个不耐烦，但远远望见一个小庵，中间树林阴翳，竹影交加。虽然小小结构，却也幽雅可爱。柳友梅寻访了一日，不免神思困倦，巴不能到个所在歇息，遂一径到小庵来。那小庵门径抱着一带疏篱，曲曲折折，祥花细草，点缀路径。到得庵门，门栽着

数株杉树，排列着三四块文石，柳友梅便于石上小憩。只见庵门上边额着《栖云庵》三字，中间走出一个老僧，近前把柳友梅仔细一看，惊问道：“相公莫非柳月仙么？”柳友梅惊起，忙问道：“老师何得就知小生姓名？”老僧道：“老僧昨夜偶得一梦，梦见本庵伽蓝菩萨吩咐道：‘明日有柳月仙到此。他有姻缘事问你，你须等待他。’今日老僧因此等了一日，并无一人，直到这时候才遇见相公，故而动问。”柳友梅一发惊讶，暗想道：“此僧素不相识，晓得我的姓氏，已就奇了，为何把小生的心事都说出来。我正要寻访二美人的下落，何不就问他一声。”因上前作揖道：“老师必是得道高僧，弟子迷途乞师指示。”那老僧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且请到里面坐。”柳友梅随着老僧就一步步到正殿。殿上塑的是一尊白衣大士。柳友梅拜过老僧，就延至方丈。施礼毕，分宾主坐下。待过茶，那老僧问道：“请问相公尊居何处。因甚到此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小生山阴人氏，先京兆就是柳继毅。昨同敝友游湖，偶尔到此。”老僧道：“原来就是柳太爷的公子，失敬了。数年前，小僧在京时，也曾蒙令先尊护法，是极信善的。不意就亡过了。可叹，可叹！”柳友梅道：“敢问老师大号。”老僧道：“衲号静如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敢问老师与小生素未相识，缘何便知小生姓名，且烛见肺腑隐情。”老僧道：“小庵伽蓝最是灵应。老僧因梦中吩咐，故尔详察到此。老僧那里得知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静如就吩咐道人收拾晚斋。柳友梅又问道：“宝刹这样精洁，必定是一方香火了。但不知还是古刹，还是新建？”静如道：“小庵叫做栖云庵，也不是古迹，也不是一方香火，乃是本府雪太爷捐俸建造的，已造了四五个年

头。”柳友梅道：“雪太爷为何造于此处？”老僧道：“太爷只因无子，与他夫人极信心奉佛。为此建造这一所正殿，供奉白衣观音，要求子嗣。连买田地也费了一二千金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如今雪太爷有子么？”静如道：“儿子才有一个。他未生子时，已先生下一位小姐。”柳友梅笑道：“莫说生一位小姐，便生十位小姐，也比不得一个儿子。”静如道：“柳相公不是这般说，若是雪太爷这位小姐，便是十个儿子也比不得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静如道：“这位小姐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自不必说。”就是些描鸾刺绣样样精之，也不为稀罕。最妙是，古今书史无所不通。故出来的诗辞歌赋，直欲压倒古人，就是雪太爷的诗文，也还要他删改。柳相公，你道世上人家有如此一个儿子么？”柳友梅听见说出许多美处，不觉身体酥荡，神魂都把捉不定起来。暗想道：“据老僧说来，刘有美之言验矣。”忙问道：“这位小姐曾字人否？”静如道：“那里就有人字？”柳友梅道：“他父亲现任黄堂，怕没有富贵人家，门当户对的，为何尚未字人？”静如道：“若论富贵这就容易了。雪太爷却不论富贵，只要人物风流，才学出众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这个也还容易。”静如道：“还有一个难题目。雪老爷意思原欲就于任上择婿，但是来议亲的，或诗，或赋，要做一篇。直等雪太爷与小姐中意，方才肯许，偏有那小姐的眼睛又高，遍杭城秀才做来诗文，再无一个中意。所以耽搁至今。十七岁了，尚未字人。闻得近日雪太爷又出什么新巧诗题，叫人吟咏，想也是为择婿的意思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心下却暗喜，这段姻缘却就在这里明白。又想到：“只是所闻不如所见。眼见的是两位，耳闻的又只是一个，

又不见有些疑惑。只是一个美人有了消息，那一位美人不愁无下落矣。”不一时，道人排上晚斋。二人吃了，不觉月已昏黄。静如道：“相公今日行路辛苦，只怕要安寝了。”便拿了灯，送到一个洁净房里。又烧一炉好香，泡一壶苦茶放在案上。只看柳友梅睡了，方才别去。柳友梅听了这一席话，想起那湖上遇见的两个美人，与静如所说的小姐，不胜欢喜。只管思量，便翻来覆去，那里睡得着。只得依旧的穿了衣服起来，推窗一看，只见月色当空，皎洁如同白昼。遂步出庵门前闲步。一来月色甚佳，一来心有所思。不觉沿着一带疏篱月影，便出庵门。离有一箭多远，忽听得有人笑话，柳友梅仔细一望，却是人家一所花园。园内桃李芳菲，便信步走进去。走到亭子边往里面一张，只见有两个人一边吃酒，一边做诗。柳友梅便立住脚，躲在窗外听他。只见一个穿黄的说道：“下面这个险韵亏你押。”那个穿绿的道：“下面的还不打紧，只上面这几个字哪一个不是险韵，费了心了。除了我老张，再有哪个押得来。”穿黄的说：“果然押得妙，越地才子不得不推老兄，再做完了这结句，那女婿便稳稳的做得成了。”穿绿的便歪着头，想了又想，哼了又哼。直哼唧了半晌，忽大叫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妙得紧，妙得紧。”忙拿笔写在纸上，递与穿黄的看。穿黄的看了，便拍掌道：“妙，妙。真个字字学老杜，不独韵押得稳当，且有许多景致，兄之高才捷足，弟所深服者也。”穿绿的道：“小弟诗已成，佳人七八到手。兄难道就甘心罢了？”穿黄的道：“小弟往日诗兴颇高，今夜被兄压倒，再做不出。且吃几杯酒睡一觉，索性养养精神，却苦吟一首，与兄争衡。”穿绿的道：“兄既要吃酒，待小弟再把此诗吟咏一

遍，与兄听了，下酒如何？”穿黄的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穿黄的遂高吟道：

雨落阶前水满溪，丝绳牵出野牛西。

风大吹开杨柳絮，片片飞来好似鸡。

穿黄的也不待吟完，便乱叫道：“妙得甚，妙得甚！且贺一杯再吟。”遂斟一杯递与穿绿的。穿绿的欢喜不过，接了酒，一饮而干。又续吟道：

烟迷隐隐山弗见，波起飘飘湖不齐。

画也难描春日景，船中歌曲像莺啼。

穿绿的吟罢，穿黄的称羨不已，赞道：“后面二联一发好得紧。”柳友梅在窗外听了，忍不住失声笑将起来。二人听见，忙赶出窗外来。见了柳友梅，便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却躲在此处笑我们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学生偶而看月到此，因闻佳句清妙，不觉手舞足蹈。失声唐突，多得罪了。”二人看见柳友梅一表人物，说话又凑趣，穿黄的道：“兄原来是知音有趣的朋友。”穿绿的道：“既是个妙人，便同坐一坐何如？”便一把手扯了柳友梅同到亭子中来。柳友梅道：“小弟怎好相扰。”穿绿的道：“四海皆兄弟，何妨遂让。”柳友梅坐了，叫小的们斟上酒。因问道：“兄尊姓，大号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贱姓柳，表字月仙。敢问二位长兄，高姓大号？”穿黄的道：“小弟姓李，贱号个君子之君，文章之文。”因指着穿绿的说道：“此兄姓张，尊号是良卿，乃是敝地第一个财主而兼才子者也。这个花园便是良卿兄读书的所在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如此失敬了。”张良卿道：“月仙兄这样好耳，隔着窗便都听见了。咏便咏个《春郊》，只是有些难处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有甚难处？”张良卿道：“最难是首尾

限韵，小弟费尽心力方得成篇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谁人出的诗题，要兄如此费心？”张良卿道：“若不是个妙人儿，小弟焉肯费心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既承二兄相爱，何不一发见教？”李君文道：“这个话儿有趣，容易说不得。兄要说时，可吃三大杯，便说与兄听。”张良卿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遂叫斟上酒。柳友梅道：“小弟量浅，吃不得许多。”李君文道：“要听这趣话儿，只得勉强吃。”柳友梅当真吃了。张良卿道：“柳兄妙人，说与听罢。这诗题是学府太尊的一位小姐出的。那个小姐生得赛西施，胜王嫱，十分美貌。有誓不嫁俗子，只要嫁个才子。诗词歌赋敌得他通，方才肯嫁。太尊因将这难题目难人，若是做得来的，便把这小姐嫁他，招他为婿。因此小弟与老李拼命苦吟。小弟幸和得一首，这婚姻便有几分想头。柳兄你道好么？”柳友梅听了，明知就是静如所言，却不说破。只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敢求原韵一观。”张良卿道：“兄要看时，须也做一首。请教，请教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弟虽不才，若见诗题，也杜撰几句，请正。”张良卿在拜筐中取出原韵，递与柳友梅。柳友梅看了，分明是湖上吟咏的二题，假意道：“果然是难题目。好险韵，好险韵。”张良卿道：“既已看了，必求做诗。”柳友梅道：“班门弄斧，只恐贻笑大方。”李君文道：“我看柳兄如此人物，诗才必妙，莫太谦了。”遂将笔砚移到柳友梅面前。柳友梅不好推逊，只得提起笔搯搯墨，就吟诗一首，云：

### 《春闺》

雨后轻寒半野溪，丝机懒织日衔西。  
风帘静卷雕梁燕，片月催残茅店鸡。  
烟锁天涯情共远，波深春水思难齐。

画眉人去归何日，船阻关河猿夜啼。

柳友梅写完了，递与二人道：“勉强应教，二兄休得见笑。”二人看了柳友梅笔不停书，文不加点，信手做完，甚是惊讶。拿起读了两遍，虽不深知其意，念来却十分顺口，不像自己七扭八拗。因称赞道：“原来柳兄也是一个才子。可敬，可敬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俚言献丑，怎如张兄字字珠玉？”张良卿道：“柳兄不要太谦，小弟是从来不肯轻易赞人的。这首诗果然和得敏捷而快，合式而妙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张兄佳作已领教过，李兄妙句还要求教。”李君文道：“小弟今日诗兴不发，只待明日见过小姐的真诗方做哩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原来李兄这等有心，但小姐的真诗如何，便得一见。”李君文道：“兄要见小姐的真诗，也不难。只是他两个题目，兄只做一首恐怕还打不动小姐。兄索性把这《春郊》的诗一发做了，小弟明日便把小姐的真诗与兄看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李兄不要失言。”张良卿道：“李兄是至诚君子，小弟可以保得。只要兄做得出第二首。”柳友梅此时已有几分酒兴，又一心思量看见那小姐的真诗，便不禁诗思勃勃，提起笔来，又展开一幅花笺，任意挥洒。不消半刻，早又和成一首《春郊》诗，递与二人。二人看了，都吓呆了。口中不言，心下想道：“这才是真正才子。”细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《春郊》

雨过春色媚前溪，丝柳牵情系襄西。  
风阵穿花惊梦蝶，片云衔日促鸣鸡。  
烟光凝紫连山迥，波影浮红耀水齐。  
画意诗情题不到，船移鼓吹听莺啼。

二人读完了，便一齐拍案道：“好诗，好诗。真做得妙。”柳友梅道：“醉后狂愚，何足挂齿？那小姐的真诗还要求二兄见赐一看。”李君文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明日觅来，一定与兄看就是。倒不曾请教得，吾兄不像这里人。贵乡何处，因甚到此，今寓在何处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就是山阴县人。昨到城中访一朋友，出城天色已晚，今借寓在前面栖云庵，偶因步月，得遇二兄。”张良卿道：“原来贵县就是山阴，原是同省。今年乡试还做得同年着哩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不惟同省，益且同学。小弟倒忝在钱塘学中。”张、李二人道：“原来兄贵庠倒进在这里，我说兄必竟是个在庠朋友，若是不曾进过的，哪有这等高才捷作。兄既寓在栖云庵，一发妙了。明日奉拜，就可见小姐的真诗了。”三人一心都想着小姐，只管小姐长，小姐短，不觉厌烦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得有兴。复移酒到月下来吃。直吃得大家酩酊，方才起身。张、李二生送出园门。柳友梅临别时又嘱咐道：“明日之约千万不可忘了。”二人笑道：“记得，记得。”三人别了。

此时已有三更时候，月色转西。柳友梅仍沿旧路回到庵中去睡。心下想道：“我道佳人难遇，必须寻遍天下，不期就在杭郡访着。可谓三生有幸。”又想道：“访便访了一个佳人的消息，只是那一位美人不知又在何处，倘若一般俱不能成，弄成个虚相思，却也奈何。”既又想道：“既有了消息，便蹈汤赴火，也要图成。难道做个望梅止渴罢了么？”左思右想，真个亿万声长吁短叹，几千遍倒枕槌床。直捱到数更才朦胧睡去。正是

才人爱色色贪才，才色相连思不开。

必竟才郎怀美色，果然美色惜真才。  
不知柳友梅毕竟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 六 回

### 合欢亭入梦逢巫女

诗曰：

淡云疏雨恣高唐，一种幽情入梦中。  
漫说黄梁清俗士，试看蝴蝶化周郎。  
红楼粉面原虚幻，翠阁蛾眉半醉乡。  
莫向春风沉意乐，虽迷魂断楚襄王。

却说柳友梅只为心上想着那二美人，左思右想了一回，不免神思困倦，才朦胧睡去。忽走到一座花园，四围花木一带，□篱环抱着曲池，流水萦绕着石径。斜桥半中间高高的起一座亭子。那亭子靠着一块太湖石。太湖石畔罩着一大枯绿萼梅，玲珑曲折，香气纷披。柳友梅飘飘然随着池畔、曲栏，一径从石路上弯弯的走过板桥。只见那些牡丹亭、芍药栏、木香棚、蔷薇架、木樨轩，周围绕着那座亭子。亭子上梅花如雪，香气连云。柳友梅徘徊不忍别去。正是：

似随残雾似随潮，花岸依然旧板桥。  
竹径朱扉风半启，纸窗梅影月空摇。  
红余珊枕钗寒玉，绿阁东墙韵冷箫。

梦里只疑身是阮，阶前妒杀翠云条。

柳友梅到得亭子边，心上恍恍惚惚就于那亭子下面，小石磴上，坐憩片时。只见亭子上写着“合欢亭”三字，两行挂着一对联，就是柳友梅自己的诗句吟成：“白雪心如素，梦到梅花香也清。”柳友梅看见念罢，心下想道：“原来这里却有人写着我得意的诗句。只可惜那样一个仙源，恨无仙子遇耳。”心下才这般想，但听得半空中一派仙乐，声音嘹亮。柳友梅侧耳听着，但听得：

悠扬逸响，分明皎月度琴声。宛转清音，一似  
□风飘笛韵。幽情欲动处，乍疑司马遇文君，曲韵  
听来时，还拟张生狎崔女。新声送入高唐梦，化作  
巫山一片云。

柳友梅方才听罢，抬头仰望，只见几个青衣，拥着两个仙女乘云冉冉而下。一个身穿着缟素霓裳，驾着一朵红云，一个身穿着淡绿色衣，手执碧玉如意，俱从半空中堕将下来。柳友梅此时心下又惊又喜，不免仔细定睛一看，心下尚依稀仿佛记得像那湖上相逢的二美人。暗喜道：“吾柳友梅不知何缘，与二美人便在这里相逢。”遂上前问道：“敢问仙姬降临何处？因甚到此？”那白衣的女子道：“妾乃瑞云洞六花仙子是也。”那绿衣的女子道：“妾乃碧玉洞五花仙子是也。与郎君共有姻缘之分，故而到此。”白衣女子道：“且待妾开却洞门，与仙郎欢会。”说罢将衣袖从石壁上一拂，只见石壁内就现出两扇朱扉，内中雕栏画槛，瑶草奇花，迥非人境。那白衣女子道：“仙郎请进。”柳友梅听得，喜出望外，便笑脸相迎。二女子亦携手相邀，同入洞中。怎见得洞房的好处，但见：

绣帘飘动，锦幕高张。排列的味味珍馐，尽是琼浆玉液。端供着煌煌炬烛，赛过火树银花。香焚兰麝，暗消宋玉之魂，衾抱鸳鸯，深锁襄王之梦。酥胸微露处，笑看西子玉床横。醉眼俏传时，娇似杨妃春睡起。正是：未曾身到巫山峡，雨意云情已恣浓。

柳友梅随着二女子到得洞中，已觉神魂飞荡。又见洞房无限好景，真个满心欢畅，乐意无穷。因说道：“不知小生何缘，过蒙仙姬错爱至此。”二女子道：“郎君乃天上仙姿，妾等亦非人间陋质。与郎君共有良缘，今幸相逢，共酬夙愿耳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只恐凡夫污质，有玷仙体。”那二女子道：“此系天缘，不须过逊。”话毕，二女子就亲施玉手，捧着两杯酒递与柳友梅。柳友梅接在手，便觉异香扑鼻，妙味沁心，与寻常世上的酒味大不相同，才饮下喉，便陶然欲醉起来。友梅饮罢，横着醉眼，看那二女子。那二女子果然丰姿绝世，骨态鲜妍。一个个露出万种的风情，千般的韵致，反来引诱柳友梅。柳友梅见了，不觉魂飞魄舞，身体都把捉不定，便倒入二女子怀中。那二女子便扶起柳友梅，同归罗帐，共入鸳衾。大家解衣宽带，遂成云雨之欢。但见：

罗衫乍褪露出雪白酥胸，云鬓半偏斜溜娇波俏眼。唇含豆蔻时飘韩缘之香，带绾丁香宜解陈王之珮。柳眉颦，柳腰摆，禁不起雨骤云弛。□□□，□□□，按不住蜂狂蝶浪。粉臂横施，嫩松松，抱着半弯雪藕。花香暗窃，娇滴滴，轻移三寸金莲。三美同床，枕席上好速两女。双娥合衾，被窝中春锁二乔。欢情浓畅处，自不知梦境。襄王乐意到深

时，胜遇了阳台神女。正是幻梦如真，情痴似梦。

柳友梅先搂定绿衣女子，与他交欢。只见那女子颜色如花，肌肤似雪，柳友梅搂定香肩团成一片。但觉枕席之间，别有一种异香，似兰非兰，似蕙非蕙，像在那女子心窝里直透出皮肤中来的。柳友梅与他贴体交欢，闻嗅此香，便遍身酥麻，起来笑问道：“仙姬遍体异香，不知从何处得来？几令小生魂杀。”那女子微笑道：“仙郎贪采花香，如纵蝶寻花，恣蜂锁蕊，使妾万种难当。满身香气，亦被君沾染去矣。”柳友梅便轻轻的□□□□，深深的□□□□。只见那女子□□□□，便娇声宛转，俏眼睫隳，露出许多春态。柳友梅不觉魂消，虽则春情如醉，尚留后军以斗别阵。回顾那白衣女子，娇羞满眼，春意酥慵，似眠非眠，似醉非醉的光景，却也像杨贵妃春睡的在那里了。柳友梅见了，不觉雨意转浓，云情复起，便□□□□□□。捧着那女子道：“仙容倾国倾城，能不魂消心死。”白衣女子道：“仙郎风流情态，动荡人心。阳和透体，遍骨酥麻，叫奴一腔春思亦都被君泄尽。”说罢将女子分开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即凑上前来。柳友梅极力的奉承，温存的摩弄，但觉舌吐丁香，胸堆□□，已不知消魂何地，却又□□□□□□了。云雨既毕，那柳友梅尚舍不得二女子。二女子也舍不得柳友梅，便一个捧着柳友梅的前心，一个捧着柳友梅的后背，把友梅拥在中间。柳友梅觉得粉香腻玉，贴体熨肌，便浑身通泰，透骨酥麻，如在隋炀帝任意车中，不知风流快活为何如矣。正在欢乐之际，忽听得晓钟声响，惊得一身冷汗，觉来乃是南柯一梦。但闻数声清磬，又见半窗残月。那二美人不知向何处去了。此时已是五更时候，静如老和尚起来做早功课了。

柳友梅所以被他惊醒，醒便醒了，柳友梅心下想道：“这二女子，分明是我在湖上相逢的美人。今夜忽然梦见起来。这姻缘或者有些意思么。”又想到那合欢亭之乐，尚心心念念，舍不得二女子。意欲入梦再寻，那晓得天色已明，此时要起来，又舍不得好梦，要睡又睡不去，只得心神恍惚，如醉如痴，拥着被呆呆的坐在床上，想那二美人倒忘了昨夜花园月下之约了，正是：

楚峡云娇宋玉愁，月明溪净映银钩。

襄王定是窗前梦，拟抱霞衾上玉楼。

却说静如老僧做完了早功课，就走到柳友梅房中来问道：“柳相公昨夜安寝么？”友梅道：“昨日偶得一梦，正要待师详察。”静如道：“梦见什么来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昨夜梦见走到一座花园，四围花柳满屋。梅香小生在彼游玩。只见半空中一派仙乐，降下两个仙女。一个身穿缟素，驾着一朵红云，口称六花仙子；一个身挂绿衣，手执着碧玉如意，口称五花仙子。从空而下，我与他饮酒交欢。正在兴浓之际，却被钟声惊觉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静如暗点点头，笑道：“柳相公这姻缘事有些意思了。”柳友梅忙问道：“却是为何？愿详其说。”静如道：“柳相公，你是读书人，最聪明的。岂不知六花是雪，五花为梅。这分明梅雪争春的意思了。柳相公的姻缘想不在梅边，定雪边矣。”柳友梅恍然大悟道：“闻师之言，如梦方觉，如醉方醒，既已良缘有在，我柳友梅便蹈汤赴火亦所不辞。只恐好事多磨，良缘难遂耳。”静如道：“柳相公你不须忧虑。本庵伽蓝菩萨签诀最验。可把婚姻事往问一问，便知端的了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随即梳洗过走到神前，拜了四拜。通诚乡贯、姓

名、年月、心事。将签筒摇上几摇。不一时，求着一签，上写道：

五十功名心已灰，那知富贵逼人来。

绣帏双结鸳鸯带，叶落霜飞寒色开。

柳友梅看见惊叹道：“神明之言，却与老师所详有些暗合，但不知应在何时？”静如道：“据此签看来，当应在秋冬之际。这姻缘两重，不须说了。但必要金榜题名，然后洞房花烛哩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若到此日当重修庙宇，再整金身。”静如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到后日应验了，方信老僧不是诳语。”柳友梅拜谢过，便欲别去。静如道：“岂有此理。且请用过早膳去。”柳友梅只得坐下吃过饭，然后别去寻那张、李二生，再看雪小姐的真诗。正是：

朝云深锁梨花梦，夜月空闲绿绮心。

不向幽闺寻女秀，世间何处觅知音。

毕竟柳友梅与二小姐如何作合，且听后来分解。

## 第七回

### 假张良暗计图连理

诗曰：

闲探青史闷虽禁，古古今今事业深。  
谋似子房怀隐恨，智如诸葛泪余襟。  
月当圆处还须缺，花若秣时便被侵。  
可笑愚痴终不悟，几番机变几番心。

却说张良卿因一时酒后兴高，便没心把雪小姐的心事都对柳友梅说了。后见柳友梅再三留意，又见诗句清新，到第二日起来，倒想转来，心下倒有几分不快。因走到亭子中来，只见李君文蓬着头，背剪着手，走来走去，像有心事的。张良卿见了道：“老李，你想什么？”李君文也不答应。张良卿走到面前，李君文恼着脸道：“我两个是聪明人，平日间自道是赛张良，胜诸葛，今日为何做这样糊涂事起来。”张良卿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李君文道：“昨夜那姓柳的又非亲，又非故，不过是一时乍会，为何把真心话通对他说了。况他年又少，人物又生得风流逸秀，诗又做得好，他晓得这个消息，却不是鸿门宴上放走了沛公？我们转要与他争

天下了，好不烦难么？”张良卿道：“小弟正在这里懊悔，来与你商议。如今却怎生区处？”李君文道：“说已说了，没甚计较挽回。”张良卿道：“昨夜我也醉了，不知他的诗必竟与我如何？拿来再细看看。”李君文遂在书架上取下来。二人同看了一回，面面相觑。张良卿道：“这诗反复看来，倒像是比我的好些。我与你莫若窃了他。一家一首，送到府里去。燥脾一燥脾，风光一风光，有何不可？小柳来寻时，只回他不在便了。”李君文道：“小弟昨夜要他做第二首，便已有心了。今仔细思量，还有几分不妥。”张良卿道：“有甚不妥？”李君文道：“我看那柳月仙小小年纪，也像个色中饿鬼。他既晓得这个消息，难道倒罢了不成。况他又是钱塘学里，他若自写了去，一对出来，我们转是抄旧卷了。那时便有许多不妙。”张良卿道：“兄所言亦是，却又有一计在此。何不去央央学里的周斋夫，叫他收诗的时节，但有柳月仙的名字，便藏匿过了，不要与他传进。难道怕他飞了进去不成。”李君文道：“此计甚妙。但只是诗不传进，万一府里要他，到学里查起来，这事反而不美。就是柳月仙见里面不回绝他，终不心死。倒不如转同他去做个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的计罢。”张良卿道：“怎么一个明修暗渡？”李君文道：“只消将这两首诗通把来，写了自家的名字。却把兄昨日做的，转写了柳月仙的名字，先暗暗送与周斋夫，与他约通了，然后约同了柳月仙，当面各自写了一同送去。那周斋夫自然一概收诗，这叫做明修栈道了。却暗暗挽周斋夫换了送去。那小姐若看见了你的诗好，自然把柳月仙遗弃了。那时他自扫兴而去，兄便稳取荆州了。这不是暗渡陈仓么？”张良卿听了满心欢喜道：“好算计，好算计。求要求

韩信，拜要拜张良。毕竟兄有主意，只是要速速为之。周斋夫那里，却叫那个好去？”李君文道：“这个机密事如何叫得别人，须是小弟自去。只是老周是个利徒，须要破些钞，方得事妥。”张良卿道：“成大事者，不惜小费。这个如何论得，称二两头与他，许他事成再谢。”李君文道：“二两也不少了。”张良卿只得称了二两银子，用封筒封了，就将柳友梅二首诗，用上好花笺，细细写了，落了自家的名字。转将自家的诗，叫李君文写了，作柳友梅的。却不晓得柳友梅的名字，只写个柳月仙题。写完了，李君文并银子同放在袖中，一径到钱塘学里来，寻周斋夫。正是：

损人偏有千般巧，利己仍多百样奸。

谁识老天张主定，千奸百巧总徒然。

原来这周斋夫，姓周名荣，乃是钱塘学里的一个老值路，绰号叫做周酒鬼。为人喜杀的是白物，耽杀的是黄汤。但见了银子，连性命也不顾，倘拿着酒杯便头也割下来。凡有事央他，只消一壶酒，一个纸包。随你转递文字卖嘴秀才，这些险事也都替你去做了。

这日李君文来寻他，恰好遇他在学门前，背着身子数铜钱，叫小的去买酒。李君文到背后轻轻的将扇子在他肩上一敲道：“老周，好兴头。”周荣回转头来看见李君文，笑道：“原来是李相公。李相公下顾，自然兴头了。”李君文道：“要兴头也在你老周身上。”周荣听见口中是上门生意，便打发了小的，随同李君文走到转弯巷里一个小庵来坐下。因问道：“李相公有何见谕？”李君文道：“就是前日诗题一事，要你用情一二。”周荣道：“这不打紧，只要做了诗，我与李相公送到府里去就是了。”李君文道：“诗已在此。

只是有些委曲要你用情，与我周旋。”周荣道：“有甚委曲？只要在下做得来的，再无不周旋。”李君文就在袖子里摸出那两幅花笺道：“这便是做的两首诗，一首是敝相知张兄的，一首是个柳朋友的，通是本学。老周你通收在袖里，过一会，待他二人亲送诗来，烦老周将他的原诗藏起，只将此二诗送与府里。这便是你用情处了。”周荣笑道：“这等说来，想是个掉锦包的意思了。既是李相公吩咐了，又通是本学的相公，怎好推辞作难。只凭李相公罢了。”李君文来时在路上已将二两头秤出一两，随将一两头递与周荣道：“这是张相公一个小东，你可收下。所说之事，只要你知，我知，做得干净相，倘后有几分侥幸，还有一大块在后面哩。”周荣接着包儿便立身来说道：“既承相公盛情，我即同李相公到前面酒楼上，领了他的情何如？”李君文道：“这倒不消了。张敝友在家候信还要同来，耽搁不得了。容改日待找再请你罢。”周荣道：“既是今日就要干正经，连我酒也不吃了，莫要饮酒误他的事。”李君文道：“如此更感雅爱。”遂别了周荣，忙忙来回复张良卿。此时张良卿已等得不耐烦，看见李君文来了，便迎着问道：“曾见那人么？”李君文道：“刚才凑巧，一到就撞见。已与他说通了。怎么小柳还不见来？”正说不了，只见柳友梅已从园门边走进来。原来柳友梅只因昨夜思量过度，梦魂颠倒，起来迟了。又因与静如和尚细谈一朝，梳洗毕，吃了饭，到张家园来，已是日午了。三人相见过，张良卿道：“月仙兄为何此时才来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因昨夜承二兄厚爱，多饮了几杯，因此来迟。得罪！”李君文笑道：“想是不要看雪小姐的新诗了。小弟今早倒已觅得在此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原来兄不失

信。既如此，乞赐一观。”李君文道：“看便看，只是我三人的诗，也要送去了。今早学里来催，今晚可同送去罢。柳友梅道：“承二兄见挈，更感雅爱。”李君文就在拜篋中取出一幅花笺，递与柳友梅道：“这便是雪小姐的诗了。”柳友梅接来一看，只见上写一首节言律诗：

石径烟深绿荫凉，柳拖帘影透疏香。  
去时燕子怜王谢，今日桃花赚阮郎。  
半枕梦魂迷蝴蝶，一春幽恨避鸳鸯。  
雨丝飘处东风软，依旧青山送夕阳。

原来这首诗乃是杭州一个名妓做的。李君文因许了柳友梅的诗，只得将来搪塞他。柳友梅看了笑道：“诗句甚好，只是情窦大开，不像个千金小姐的声口。此诗恐有假处。”李君文道：“这诗真的雪小姐的，为何假起来？”柳友梅再三细看，只是不信。张良卿道：“月仙兄看出了神了。且去干正经要紧。这时候也该去了。不要说闲话，误了正事。”李君文道：“小弟诗不做，已没分。只要二兄快快写了同送去。”张良卿与柳友梅道：“各写了自己的诗笼在袖中。”二人一同出园门，竟到钱塘学里来。正是：

游蜂绕树非无意，蝼蚁拖花亦有心。  
攘攘纷纷恋春色，不知春色许入侵。

却说柳友梅同着张良卿一同到学里来。恰好才到学前，撞见了刘有美，忙问道：“我那里不寻兄来。前日西湖上别后，兄寓在哪里？小弟那日就返舍，令堂便着抱琴来问了几次。这几日不归，悬望得紧哩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也就要返舍。”随指着张、李二兄道：“只因遇着张、李二兄，因此逗留这两日。”刘有美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忙与张、李二生

作过揖，叙了些旧。柳友梅问道：“刘兄今日何往？”刘有美道：“难道兄倒忘了？就是为诗题一事了。但不知兄又何往？”柳友梅笑道：“小弟也为送诗而去。”刘有美暗点点头道：“那两位莫非也是么？”柳友梅道：“然也。”刘有美听了，就忙忙的作别，道：“小弟有事去了。兄若送了诗去，千万速回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多感，多感。”刘有美去后，友梅就同张、李二生来寻周荣。各自付诗与他。

却说周荣见三人来，心下已自暗会，假作不知，道：“三位相公既然各有诗了，只留在学里。待在下送去就是。”三人齐道：“如此有劳你。明日诗案出了，请你吃喜酒罢。”周荣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三人别了周荣回去。柳友梅只得又在栖云庵住了一宿。到次早抱琴也寻来，接了就一同归去，不题。

且说刘有美遇见了柳友梅，为何如此着忙。他原来这日湖上已有心盗袭柳友梅的诗句。到次日便访知梅、雪二小姐的下落。便把暗记柳友梅的二诗写好，落了自家名字，封好，连忙赶到杭城，送诗到钱塘学里来，也去央及了周荣。不期路上撞见了柳友梅，耽搁了半日，又听他们说来，他三人也为送诗，仍恐打破了自家的网，因此又叮嘱柳友梅作速回家。自己急急忙忙的别去。正是：

天定一缘一会，人多百计千方。

纵使人谋用尽，那知天意犹长。

毕竟送诗以后二小姐去取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回

### 慧文君识眼辨真才

诗曰：

琴声曲曲动文君，识得当年司马心。  
自古佳人怀吉士，由来才子遇闺英。  
灵机一片原相照，慧眼千秋好细寻。  
凤鸟于飞凰自合，等闲岂许俗禽侵。

却说刘有美已抄袭了柳友梅的诗，送到学中。次日周荣就将张良卿的倒换诗，一同诸诗，混杂送进。真个神不知，鬼不觉，把柳友梅一个真正才子的名字反暗里遗落了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如玉小姐自梅公去后就住在雪太守衙斋，终日与瑞云小姐一处。梅小姐见雪小姐颜色如花，才情似雪，十分爱惜。雪小姐见梅小姐诗思不群，仪容绝世，百般敬重。平日间不是你寻我问奇，便是我寻你分韵。花前清昼，月下良宵。或同行携手，或相对凭栏，如影随行，不离顷刻。说来的无不投机，论来的无不中意。只是如玉小姐因想着父亲远任，又闻闽寇未宁，每每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。或是思量了，或是说反了，生生掉下泪来。枕席间亦每有泪

痕。雪小姐时常来劝慰她。只是至情关系，那里放心得下。正是：

事不关心，关心者乱。

颦着有意，不语谁知。

一日梅小姐新妆初罢，穿一件淡淡春衫，叫侍儿朝霞跟了，走到庭中曲栏边海棠树下摘花。只见一双粉蝶轻轻的飞过墙来，点缀得春光十分荡漾。那侍儿朝霞道：“小姐，你好看一对双飞的蝶儿。”那梅小姐注目一看，笑道：“果然好一对双飞蝴蝶。”朝霞就将扇儿一扑，不料，竟扑入梅小姐怀中。梅小姐道：“你看蝴蝶一般好有情也。”恰好雪小姐悄悄的走将来，看见微笑道：“闺中韵事，姐姐奈何多要占尽？今日之景，又一美题也。”梅小姐也笑道：“贤妹既不容愚姐独占，又爱此美题，何不见赠一诗，便平分一半去矣？”雪小姐道：“分得个好。只恐点染不佳，反失美人之韵。又将奈何？”梅小姐道：“品题在妹，姐居然佳士，虽毛遂复生，亦复何虑？”雪小姐忙取纸笔，题诗一首，呈与梅小姐看。只见上写着七言绝句一首《美人扑蝶》：

绣罢春绡意惘然，淡烟笼日媚花间。

闭将团扇招飞蝶，似爱双飞故倍怜。

梅小姐看毕，欢喜道：“潇洒风流，深情远韵，令人思味无穷。若贤妹是一男子，则愚姐愿侍巾栉终身矣。”雪小姐听了把眉一蹙，半晌不言，说道：“小妹既非男子，难道姐姐就弃捐小妹不成？此言殊薄情也。”梅小姐道：“吾妹误矣，此乃深感贤妹才华，欲得终身相聚而恐不能。故作此不得已之极思也。正情之所钟，何薄之有？”雪小姐道：“终身聚与不聚，在姐愿与不愿耳。你我若愿，谁得禁之而

不能。”梅小姐道：“虑不能者，正虑妹之不愿也。妹若愿之，何必男子？我若不愿，不愿妹为男子矣。”雪小姐方回嗔作喜道：“小妹不自愧其浅，反疑姐姐深意，真可笑也。只是还有一事，我两人愿虽不违，然聚必有法。但不知姐姐聚之之法又将安出？”梅小姐道：“昔日娥皇、女英同事一舜，姐深慕之，不识妹有意乎？”雪小姐道：“小妹若无此意也，不问及姐姐了。”梅小姐道：“你我才貌虽不敢上媲皇、英，然古所称闺中秀、林下风应亦不愧。但必配得一个真正才子，方谐夙愿。不知何日相逢？”雪小姐道：“湖上之吟，言犹在耳，舟中之句，何日忘之？姐姐难道倒忘了么？”梅小姐道：“非敢忘也。只恐良缘不遇，好事多磨耳。”雪小姐道：“松柏岁寒，不改其操，梅花雪压，不减其香。自古贤妹静女，此心终始不渝。此十年待字，大易所以著有贞也。况天下事远在千里，近在目前。昨闻爹爹说，学里诗篇只在早晚送来。或者天缘有在，此诗也送进来。不远在千里，便近在目前乎？”朝霞从旁听见，也笑说道：“我看此生临去，以目送情，将心致意，一定也是钟情人也。自然良玉显投，必不明珠暗弃。二小姐不须过虑。”言未了，一声梆响，门上扛进几只卷箱，就是学里送来的诗笺在内了。二小姐听见忙叫朝霞去看来。朝霞去不多时，遂与使女取进内房。朝霞把卷箱开了，二小姐忙取诗笺。大家展玩，翻来翻去，并无一首中意的。直看到后面，只见一幅花笺写着两首诗句，二小姐忙看一遍，分明就是湖上相闻的。忙看名字，却写着山阴刘斐然题。二小姐疑心，便在锦囊中取出湖上相闻的诗句。出来一对却喜字字不差。原来这日湖上闻吟之后，二小姐各各有心，都暗记了柳友梅的诗句，回

去便把二诗写出。将白松綾子绣成两幅鸳鸯锦笺，珍藏在身。到这日取出来同看。看来诗句一般，只是字迹可厌。梅小姐道：“这诗果然和得风流俊逸，自然是个出色才人，细玩其词当是林和靖、李太白一流人物。只是字迹污浊，并无妍秀之气。若出两手，恐有抄袭之弊。”雪小姐道：“这诗不独上下限韵，和得绝不费力，而情辞宛转，诗句清新，其人之风流都雅，如在纸上。只是妹也疑心，既是才人，必无能诗不能书之理。都恐其中还有假处。一边说，一边又翻到后边。又见一幅花笺写着两首诗。二小姐同看了一遍，梅小姐道：“那首诗却也做得清新俊逸，与前二首倒像一人所咏。毕竟也是个风流才子。”雪小姐道：“只是诗句虽像出一手，字迹又一般秽恶，恐怕又非真作。”忙看后面名字，却写着钱塘张白眉题。朝霞听见二小姐在那里彼此相疑，便说道：“朝霞虽不知诗中意味，但其人之风情韵致，是朝霞目睹的。必竟诗思不群，字体有致，必无相歹之理。”三人互相议论，只因字迹丑陋，便惹起许多疑惑。正是：

闺中儿女最多情，一转柔肠百虑生。

忽喜忽愁兼忽忆，等闲费杀悄心灵。

二小姐又看到后边，又拣出第三幅诗笺。上面却只写得一首《春郊》。二小姐看了，忍不住只管冷笑，忙看名字，却写着山阴柳月仙题。雪小姐道：“这样胡言，也送了进来，忒也可笑。细看字迹，也一般的写不像样。梅小姐道：“看来诗中俱有疑惑，要辨真假，除非面试耳。”朝霞道：“老爷自然还要面试。待面试时，便一任妍观难逃秦镜了。”正说话间，忽听得一声鼓响，雪太守已退堂。二小姐忙收拾诗笺，将二幅好诗理在一边，将那首好笑的也放在下面，好

与雪太守看。

不一时雪太守进来，看见二小姐在那里看诗，便问道：“你姊妹二人在这里选诗，中间有几个有才的？”雪小姐道：“诗句虽多，真才却少。”雪太守笑道：“难道越地人才不足邀你二人一盼么？”梅小姐就叫朝霞将这几幅诗笺呈在案上。雪太守随展开第一幅诗笺看，未终篇便惊讶道：“此异才也。吾目中不见久矣。不知何处得来，却为你二人选出。纵有英妙，自当让此生出一头地矣。忙看姓名却写着山阴刘斐然题。雪太守道：“原来异才反出在山阴。我记得前日面见学院，他对吾说山阴柳友梅是越中第一个才子。本院在京时，已闻其名，今尚未曾面见。这姓刘的却也在山阴，莫非就是那柳友梅么。只不知他可唤做这个名字？”雪小姐道：“孩儿辈也在这里疑心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有甚疑处？”雪小姐道：“孩儿辈疑其诗句虽佳，字迹可厌。其中恐有抄袭之弊。”雪太守暗点点头。又看到第二幅诗笺，却写着钱塘张白眉题。看了一遍，也极口赞道：“得此诗可谓‘既生瑜，又生亮’矣。与前诗并驱中原。尚未知鹿死谁手，只可惜字体一般都不佳耳。”雪小姐道：“后边还有一个姓柳的，也是山阴人，字法也不佳，诗句更可笑。说罢便把第三幅诗笺呈与雪太守道：“爹爹你道可好笑么？”雪太守也不待看完，便道：“何处狂生，如此胡言，也送到本府这里来。可笑，可笑。”雪小姐道：“看来诗句可疑，爹爹却如何区处？”雪太守道：“这个不难，只消我明日面试一番，便知端的矣。况他二生，诗才虽美，不知文行何如。若只是诗词一路，而于举业空疏，品行不立，后面止流入山人词客里去了，也非久大之器。我所以必竟还要面试一番。”二小姐

道：“爹爹所言，深得观人之法，如此最好。”三人谈笑间，忽一声梆响，传进一道文书。雪太守看了，原来是学院发考科举的牌。雪太守看过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也不必另行复试了。就此录科一事，便好详察真伪矣。”随即吩咐礼房准备试卷，限即日亲临考试不题。正是：

流水高山思转深，玉堂金马器难沉。

文君已具怜才眼，司马何愁空鼓琴。

毕竟雪太守面试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回

### 重结鸳鸯双得意

诗曰：

良材岂许等闲寻，遇合姻缘本素襟。  
东阁无贤谁物色，西厢有女是知音。  
奇才欣赏如珠玉，佳句吟成当瑟琴。  
自得美人题品后，果然一字值千金。

却说刘有美、张良卿自送诗后，各人心上尽道姻缘有分，十拿九稳，只候诗案出来。连候数日，并不见有消息，一日走到学前，只见已挂了录考的告示。那些秀才一个个都打点文战了，刘有美看上好不惊讶。张良卿闻知，也像老鼠遇着了猫，无处躲避，只得又去寻问周荣。周荣也只没法，惟有柳友梅晓得了录科的消息，心下暗想道：“雪公此举名虽录科，实欲择婿耳，似我柳友梅这样一个才貌，谅与他令爱的德容也相配合得过，只是一件，我记得，静如老僧详梦，说我的姻缘不在梅边定雪边。又说，那日湖上相逢也是两位佳人，今雪公一女，安能遂抵二美乎。心下虽这般想，但考期已近，不得不到杭城。随即禀知母亲，叫抱琴挑了琴

剑书箱，主仆二人一径行过钱塘江，复到栖云庵寓下。次日，雪太守亲临考校。那些秀才，那一个不献出万斛珠玑，千篇锦绣来取功名。又且雪太守自那诗题一出，将择婿的风声播传于外，这些少年子弟，也有不为功名，反为着佳人的，如柳友梅者，正复不少。正是：

金榜名标方得意，洞房春美实萦情。

十年未识君王面，已信婵娟多悟人。

谁知雪太守心上，名虽录科，也实为着择婿。这一日坐在堂上，出题后便将这些秀才，远远的一一赏鉴过。然酸的酸，腐的腐，俱只平平，内中惟有一生，生得：

面如满月，唇若涂朱；眼凝秋水之神，眉萃春山之秀。胸藏锦绣，风檐下顷刻成文；笔落天花，潇洒间立时作赋。漫言太白识荆州，允信欧阳遇苏轼。

雪太守看在眼里，心上暗喜道，若得此生，内外兼美，诚佳婿也。但不知可就是前日题诗的？我且试他一试。便提朱笔，在题目牌上判下两个红字道：“如有少年名士，倚马奇才，不妨亲递诗文，本府当面请教，实系真儒，定行首擢。雪太守判了，左右传下，那些书生看了，不觉又惊又喜。惊的是枵腹难医，眼见得必无我分；喜的是朱衣暗点，侥幸得万一成名。只有柳友梅听见，好像玉殿传胪报他中状元的满心欢喜。暗想道：“雪太守好有心人也，这分明要鉴别文才，面观人物，选择东床的意思耳。料吾诗句虽佳，只是文词未阅，今日乘此机会，正好去面呈一番，不惟使雪太守知我柳友梅的文才，也使他认得我柳友梅的面貌，那姻缘事就有根了。思算已定，柳友梅作性更快，不半日便做完了

文字。柳友梅就亲递到雪太守面前，雪太守看见柳友梅一表人材，昂然气宇，便起身相迎。柳友梅行过礼，便呈上文字道：“生员末学菲才，幸遇老公祖作养人才，特蒙面试，斗胆献丑，乞赐垂青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本府素性爱才，既逢佳士，敢惜品题，况得亲见临文，兴复不浅。”说罢，便将柳友梅的文字细细翻阅。真个是：

篇篇锦绣，字字珠玑。萃山川之秀气，玉琢金相；夺天地之英华，龙姿凤彩。洵是文章成黼黻，果然翰墨吐丝纶。

雪太守看了，连声的赞道：“好美才，好美才，本府遍访遗贤，曾无真士，不意近在股肱，未能物色，深负水清之鉴矣。忙问名字，柳友梅忙打一恭道：“生员姓柳，名素心，字友梅，原籍山阴，今进在钱塘学中。”雪太守道：“贵庠既系钱塘，为何前日诗篇里边不见有贤契名字？”柳友梅道：“生员下里微词，本不敢争歌白雪，但已亲送学宫，何至浮沉未入玄鉴？”雪太守爽然自失道：“可又奇了。既如此，贤契可将前日所咏原诗，今为写出，待本府查验便知。”说罢，就取两幅花笺，递与柳友梅，柳友梅接了，随即挥毫，将原和的《春闺》、《春郊》四首逐一写出递予雪太守。雪太守看了。但见写得龙蛇飞舞，□□不已自不同，只是诗句念来，却与张、刘二首一般无二。雪太守看罢，心上已晓得柳友梅是个真的，那前日的诗自然是盗贼的了，只不说破，□□□□句本府当带回领教。柳友梅见雪太守赞□□□，又要他录出原诗，分明已有心了，两人心照，遂各别不提。只有刘有美是日听得柳友梅亲递文字，心上已自惊讶，又听说太守要他录出原诗，分明青天里一个霹雳，神魂

都吓散了，文字也做不出，只得勉强完篇而去。张良卿听说，也知马脚已露，心上突突如小鹿撞的一般，文字本来不济，那日被此一吓，便只字也没有，只得曳白而回。正是：

假虽终日卖，到底有疑猜。

请看当场者，应须做出来。

且说雪太守回衙，见了二小姐，便笑说道：“吾今日为汝二人得一佳士矣。快请你母亲来与他商议。不一时，雪夫人已到。雪太守道：“我日前因受了梅道宏之托，为着如玉甥女的事，又为自己瑞云孩儿的事，故把诗题为由，遍访良才，实欲寻觅佳偶，以完二女终身。不料阅遍杭郡，竟无一人。前日只有张、刘二生的诗句清新俊逸，我以为得此两贤，实为双美，不道又是盗窃人长。”二小姐听说，两下惊疑。雪小姐忙问道：“爹爹，他盗窃谁来？”雪太守道：“盗窃的是山阴柳友梅的诗。”雪夫人道：“可就是相公曾说忆念有日的柳友梅么？”雪太守道：“然也。”雪夫人道：“那生果然生得人物何如？才学出众否？”雪太守道：“那柳友梅生得面如宋玉，才比相如，自不必说，只是他顷刻成文，真个万言倚马，我已目击，他日云程定在玉堂金马，功名决不在我之下。只不知他可曾授室。”夫人道：“若他还未有室，便可与他议姻。雪太守道：“只是还有一事，要与夫人商议。我想此生才貌实为全美，若将此生配了瑞云，恐如玉甥女说我偏心；若将此生配了如玉，又恐瑞云女儿说我矫情，若要舍此柳生，分外再寻一偶，又万万不能有此全美。我想昔日娥皇、女英，同事一舜，古圣人已有行之者，我见他姊妹二人才貌既仿佛，情意又相投，我意欲将来同许下柳生，未知夫人意下如何？”雪夫人道：“既是相公主张，料

应不差，我正虑瑞云年幼，不堪独主蕝蕝，若得甥女作伴，彼此相依，实为两美，况且此生才貌兼全，更为难得，只是梅姑夫远任，不知他意下毕竟何如，你我不好便自主。雪太守道：“道宏临别将择婿一事当面嘱托我，今日此举亦为不负前言，只是他尚未知一木双栖的缘故耳。我到明日姑心许之，将一字寄到闽中，俟道宏回信，然后联姻，未为晚也。”雪夫人道：“相公所言甚为有理。”随指着二小姐说道：“只不知他二人心下何如耳？”雪太守道：“这也不难，我明日还要请那柳生面试新诗，我就叫他姊妹二人各出一题，若是做来的诗如玉中意，便配了如玉；瑞云中意，便配了瑞云，若他两人心上都中意了，我便将来同许下柳生，这便大家如愿矣。雪夫人道：“如此最好。”如玉小姐与瑞云小姐在傍听见，各自低头不语，心上都暗喜不提。雪太守到了次日，随即差人往钱塘学里来请柳友梅。差人领命，走到学前要寻柳友梅，却好撞见周荣老儿，吃了几杯早酒，在那里走来。差人认得是周斋夫，便问道：“老周，我问你学里柳友梅相公的下处在那里？府里太爷相请哩。”周荣听说柳友梅，误认是刘有美，顺口的答道：“刘有美么，太爷为何请他？”差人道：“就为前日诗文，太爷中意他，今早特特来请。”周荣笑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样我同你该要吃报喜酒，赚他报喜钱哩。”差人道：“就是。”便一心认是刘有美，一径同着差人走到刘有美的寓所。谁知刘有美只为做了虚心的事，前日录科时节闻知消息不好，仍恐雪太守查验起来不好意思，便连夜出城一道烟走了，此时周荣同差人来寻他，早已窥其户闾其无人了。差人道：“既不在此，你且同我去面复大爷，再来寻请便了。”周荣道：“我不去，你自

去回太爷便了。”差人道：“是你本学相公，今既不在，便同去回复何妨？”周荣料没甚事，只得同来回复。差人禀过，雪太守忙唤周荣问道：“柳素心是你本学生员，为何请不到来？”周荣听见说柳素心三字，心上吃了一吓，半晌的不能言语，尚记得诗笺上名字有个柳月仙，没有柳素心，因支吾道：“在学的是柳素心，送诗的是柳月仙，如今老爷要请的是柳友梅，因此小人认错，不曾请到。”雪太守道：“你且说来，柳素心是准？柳月仙是谁，如今本府请的柳友梅又是谁？”周荣道：“柳月仙想就是柳素心，柳素心就是柳友梅。”雪太守笑笑道：“蠢奴才，既就是他，为何不去请来？”即着原差同去请到回话。却说周荣只认是刘有美，那晓得太守要请的是柳友梅，只得同着差人寻到柳友梅下处，差人呈上名帖，柳友梅随即同着二人来到府中。雪太守接见，柳友梅行礼过，雪太守忙问道：“月仙二字可也是贤契的佳字么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此乃生员偶尔取意，何敢蒙公祖太宗师称问。”雪太守忙在袖内取出一幅诗笺，递于柳友梅道：“这诗笺可也是贤契的佳咏么？”柳友梅看见，方惊讶道：“此乃友人张良卿所咏，为何冒附贱名。雪太守又在袖中取出二幅诗笺递与柳友梅道：“这诗句可也是贵同学的佳篇么？”柳友梅复接来一看，方恍然大悟道：“这四首诗通是生员的拙咏，二首在西湖游玩同友人刘有美做的，二首是月下闻吟，同友人张良卿咏的，为何通被他一人窃来，若非老公祖冰鉴，生员几为二生所卖。便指着周荣说道：“前日诗笺通交付你送进来的，为何差错至此，反不见有我的原诗。”周荣至此，吓得面如土色，魂都不在身上，那里还开得了口，跪在地上只是磕头道：“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。”雪

大守怒骂道：“原来通是你这该死的奴才作弊更换，几乎误我大事。”周荣道：“小的焉敢更换，通是张良卿、李君文二人叫我更换的，小的不合听信他，小的该死了。只是那个刘有美的诗，是央及我送一送来，不知他怎生更换的，一发与小的不相干。”雪太守大怒，叫左右将大板子来，把周荣打了三十，革退学役。正是：

从前作过事，没兴一齐来。

雪太守责罚了周荣，方才邀柳友梅到后衙来，随即看坐，柳友梅谦逊了一回方才坐下。茶罢，雪太守便道：“昨见贤契诗文，真个字字珠玉，令人不忍释手，今接芝宇，不胜庆幸。柳友梅道：“生员学浅才疏，蒙老公祖作养，俯赐登龙，实出望外。”雪太守道：“贤契青年，椿萱自然并茂，但不知贵庚多少？曾授室不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先京兆已去世七载，今止家慈在堂，少违庭训，虚度二十，未有家室。”雪太守听说未曾娶室，心上满怀欢喜，便道：“原来就是柳京兆老先生的令郎，失敬失敬。今得贤契如此美才，柳氏可谓有子矣，天之报施，自不爽也。”随吩咐左右摆酒在啸雪亭，即领雪公子出来，也拜见过。此时雪公子已有一十多岁了，取名继白，表字莲馨，生得面庞与瑞云小姐一般，柳友梅有心，便仔细将雪公子一看，但见：

垂髻之貌，总角之年。

姿神娟洁，骨格仙妍。

美欺宋玉，秀萃文园。

伫看掷果，不让潘安。

柳友梅看见，心上暗喜道：“其弟如此，其姊可知。相见过，柳友梅因见了雪公子的仪容，一发添了许多思慕爱悦

的光景。雪太守道：“前读佳句清新，有怀如渴，昨者偶同小儿试拈二题，还要求贤契一咏，幸勿吝珠玉，以慰素怀。”柳友梅道：“生员碌碌庸材，焉敢班门调斧。”雪太守道：“对客挥毫，文人乐事，况本府有意相求，俾得亲见构思，益遂幽怀矣。”说罢，遂叫左右在里面传出二题，雪太守遂即接过一看，递与柳友梅。柳友梅接来一看，原来是两个诗题，一个是寻梅，一个是问柳。寻梅以逢字为韵，问柳以缘字为韵。柳友梅暗点点头道，那诗题出得好深情也，好慧心也。寻梅以逢字为韵，是叫我去寻觅相逢的意思；问柳以缘字为韵，是叫我访问有缘的意思，若非那小姐的深情慧心，安得到此，料想诗人笔伏，必无此闺阁幽情也。心下才这般想，雪太守已叫左右将文房四宝，端摆在啸雪亭，就请柳友梅到亭子中来。但见亭子内：

图书满壁，光生昼锦之堂；笔墨盈几，文重洛阳之价。茶烟清鹤梦，常留叔夜共聆琴；花雨酿蜂声，时有南洲频下榻。怡情何必名山业，能远尘樊即隐沦。

柳友梅看见亭子内花香草嫩，笔精墨良，又一心想着小姐的深情远韵，不觉兴致勃勃，诗思云涌，提起笔来如龙蛇飞舞，风雨骤至，不一时满纸上珠玑错落。正是：

读书破万卷，下笔扫千军。

漫道谦为德，才高不让人。

柳友梅须臾之间，即将二诗呈上。雪太守见了，真个满心欢畅，不觉连声的赞道：“奇才，奇才，不惟诗思风雅，又捷敏如此，几令老夫亦退避三舍矣。敬服，敬服。”看了一遍，遂暗暗叫人传进后衙，与二小姐看。不一时，左右摆

上酒来，柳友梅慌忙辞谢道：“生员何蒙台宠，得赐识荆，何敢更叨盛款。”雪太守道：“便酌聊以叙情，勿得过逊。”柳友梅只得坐下，雪太守到上坐了，雪公子与柳友梅对面相陪，已分明行翁婿的礼了，三人欢饮不提。且说柳友梅二诗传进与二小姐看，原来寻梅二字，是梅小姐出的；问柳二字，是雪小姐出的。梅小姐就将寻梅的诗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### 寻梅

孤踪何处问芳容，贞静偏于雅客逢。  
不向东风怜俗士，独乘明月嫁诗翁。  
幽心目断寒山外，远韵神驰洛水中。  
吟得新篇无限意，思君拟欲托宾鸿。

梅小姐看毕赞道：“果然好诗，深情远韵，托意悠长，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雪小姐将问柳的诗也细玩一遍，只见上写道：

### 问柳

凝烟临水独嫣然，几向东君访凤缘。  
待月有情应共玩，迎风无意倩谁怜。  
丝纶莫惜枝枝吐，黄绿还教叶叶鲜。  
逸韵柔姿凭折取，好留佳句动人传。

雪小姐看过，便也赞道：“情词宛转，思致悠扬，诗句至此，我不能赞一辞矣。”二小姐各自看毕，又交互看了一回，两人心上俱暗喜不提。雪夫人见他两人看诗中意，遂暗叫人传与雪太守知道。雪太守与柳友梅谈饮了一回，酒至中间，雪太守道：“贤契英年，又如此才高学博，正该宜室宜家，为何尚未授室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婚姻乃人生大事，生员

别有一段隐衷，一时在公祖老师之前不敢说出，只是终身关系，未能轻易许可耳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本府有一舍甥女，即新任福建梅兵备之女，本府受舍亲之托，又见贤契如此美才，意欲亲执斧柯，未敢云淑女好逑君子，亦庶几才士宜配佳人，不识贤契心下何如？”柳友梅听说，心下暗想：我只道他为着自己女儿的事，不道他反为甥女的事，我想静如老僧说，我的姻缘不在梅边定雪边，今番验矣。便答道：“生员一介寒儒，虽蒙台命，何敢仰攀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愚意已决，老夫有一敝年家竹其泉的侄儿，也在山阴，当令作媒，到尊慈处说合，若蒙许允，贤契佳吟，即作聘礼，俟舍甥女奉和原诗，以为回聘之敬，贤契慎勿过辞。柳友梅心上已自许允，只不好便尔应承，只得说道：“既承台命谆谆，当回去与家慈商议奉复。”二人又饮了一回，只见天色将暮，柳友梅就告别而回。正是：

衫衣昔日嫔两女，铜雀当年锁二乔。

重结鸳鸯乐何限，伫看仙子降河桥。

毕竟柳友梅与二小姐婚配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回

### 拆开梅雪两分明

诗曰：

世事翻云覆雨间，良缘难遂古今然。  
达溪花落蠹夫恨；凰凤琴空崔女怜。  
高谊合离原不贰；钟情生死实相连。  
佳人端的归才子，聚散由来各有天。

却说柳友梅别了雪太守出来，抱琴接着，复回到栖云庵来，静如迎着问道：“近闻雪太守看中意的柳相公诗文，一定姻缘有分了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不知事体如何。”静如道：“得相公这般才貌，也不负太爷择婿一片苦心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遂将张刘二生抄诗周荣作弊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静如道：“姻缘天定，人谋何益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只是还有一事请教，我今日去见雪公，只道他为着令爱的事，不料他又为甥女梅小姐的事，绝不提起雪小姐之姻缘，不知何故？”静如道：“原来雪太爷如此用心，正是他为己为人之处。老僧向日说柳相公的姻缘，不在梅边定雪边，今日看来，方信老僧不是诳语，这姻缘两重，自不必说了。”柳友

梅道：“是便是，只恐人心难度；或者雪公另有所图，也未可知。”静如道：“料柳相公的才貌，瞒不过雪太爷的眼睛。纵使雪太爷看不到，那小姐的慧心明眼，肯使美玉空埋，明珠暗弃么？”柳友梅初心上还有些疑惑，被静如这一篇话，便一天狐疑都解散了。便满心欢喜笑说道：“但不知小生何缘，便能有福消受此二位佳人。”说话间已是黄昏时候，道人张上灯来，静如道：“柳相公可用夜饭么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夜饭倒不消了，只求一壶茶就要睡了，明日好返舍。”静如就去泡了茶，送与柳友梅，柳友梅就到客房中去睡了。次早别了静如，回去见过母亲杨氏，先把张、刘二生抄诗一事说了一遍，然后把雪太守录科面试请酒题诗亲许婚姻的事，也细细与母说知。杨氏夫人喜道：“吾儿素有雅志，今果遂矣。只是姻缘已遇，功名未遂，必须金榜名标，然后洞房花烛，方是男儿得意的事。况世情浅薄，人心险恶，似张刘小人辈，也须你功名显达，意念方灰，不然未有不另起风波者。今考期已近，秋闱在迩，汝宜奋志以图上进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谨依慈命。”母子二人俱各欢喜。柳友梅此时也巴不能个早登龙虎榜，成就凤鸾交，就一意读书，日夜用功。按下柳友梅不提。

却说雪太守自与柳友梅约为婚姻，次早就差人拿个名帖往山阴县来请竹相公，原来雪太守与兵部竹淇泉是同年，竹凤阿随叔父在京师，曾相认过，因此请他出来作媒。怎知竹凤阿与柳友梅又是极相契谊的朋友。这一日，竹凤阿闻知年伯来请，就一径同差人到杭州来见雪太守，雪太守留进后衙相见。竹凤阿道：“敢问老年伯呼唤小侄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雪太守道：“不为别事，我有一舍甥女，名唤如玉，就是舍

亲梅道宏之女，今年一十七岁了，姿容妍雅，性情聪慧，论其才貌，可称女中学士；又有一个小女，名唤瑞云，年才二八，小舍甥女一岁，颇亦聪明，薄有姿色，不但长于女红，颇亦善于诗赋。老夫因受过梅舍亲之托，虽有甥女之分，一般如同己出。前日因录科这日，偶见山阴柳友梅文才俊逸，诗思清新，是个当今才子，我意欲将二女同许双栖，前已面嘱柳生，只不知他尊慈意下何如，因此特烦贤契道达其意。”竹凤阿道：“柳友梅兄才貌果是卫家玉润，与小侄系是至友，其诗文品行，素所钦服，老年伯略去富贵而取斯人，诚不减乐广之冰清矣。小侄得执斧柯，不胜荣幸。想柳兄素仰老年伯山斗，未有不愿附乔者。”雪太守道：“得如此足感大力，只是贵县到郡中往返相劳，为不当耳。老大有一回聘的礼，若其尊慈许允，即烦贤契致纳。”说罢，便在袖中取出绣成的两幅鸳鸯锦笺，递与竹凤阿道：“这就是回聘的礼。”竹凤阿道：“友梅兄未行纳采之礼，何得就蒙老年伯回聘之仪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柳友梅曾在敝衙中面咏新诗，老夫即将他佳句准为聘礼，随命舍甥女并小女奉和原诗，以作回聘之敬，这一幅鸳鸯笺，便定百年鸾凤友。年侄幸转致之。”竹凤阿道：“友梅兄承老年伯如此垂爱，真恩同高厚。”二人说着话，留过小饭，竹凤阿遂告辞起身别去不提，雪太守别过竹凤阿，随要写书差人到福建去报与梅道宏得知。

且说梅公自到了福建，各处剿抚，虽然寇盗渐渐平靖，那晓得闽南烟瘴之地水土不服，又值盗贼窃发之际，风鹤惊惶，况梅公年近六旬，气血渐衰，那受得这些风霜劳苦，又想着父女远离，家乡遥隔，心神闷闷，不半年便已过劳成

疾，奄奄不起了，只得写书差人到杭州来雪太守处报知。这一日，雪太守才要写书差人到福建去，忽报福建梅兵爷差官到，雪太守着他后堂相见，不一时，差官进来拜见过，呈上家书。雪太守便问道：“你老爷好么？那差官掩着泪眼，只不出声。雪太守看来暗想道：却是为何？便又问道：“你奉老爷差来，必有要紧话，为何见本府只是不言不语？”差官只得含着泪说道：“我老爷只为王事勤劳，殷忧成疾，差官来时，曾于榻前候问，已见他骨瘦如柴，形容枯槁，这多时病体多应不起了。”雪太守听说，方惊讶道：“原来你老爷如此大病，我这里那里晓得。我且问你，你来时，你老爷可有话嘱付你？”差官道：“嘱付事尽在书中，只是临行的时节，曾有数语嘱付道：“骨肉天涯，死生南北，零丁弱女，赖托终身。叫差官亲致雪老爷。雪太守听了，不觉扑簌簌掉下泪来，不免顿足道：“道宏休矣，道宏休矣。遂留差官在外厢伺候，雪太守就进后衙把家书与如玉小姐观看。不一时，如玉小姐来了，就把家书一同开看。只见上写道：

眷小弟梅灏顿首致书于景翁大舅台座前。弟自与兄翁钱塘门分袂到闽，且喜小寇渐平，奈烟峦瘴疠，风鹤惊惶，兼之父女睽违，家乡遥隔，殷忧孔切，举目靡亲，人孰无情，谁能堪此，遂至奄奄不起，一病垂危。今病骨莫支，转念弱女子无成立，抚心自痛，回首凄然。兄翁若念骨肉之情，不负千金之托，如亲己女，永计终身，弟虽生无以酬大德，死亦有以报知己也。临榻草草，伏冀台原，不宣。

另有一书付如玉女儿开看。梅小姐随展开一看。只见上

写道：

母舅当事之如父，舅母当事之如母。事舅姑以孝，相夫子以顺。我身死后，柩必归茔。言已尽矣，汝毋自哀。

如玉小姐看了，真个看一字堕一泪，心中哽咽，惊得面如土色，话也说不出。正在悲切之际，忽报梅兵爷的讣音到了。如玉小姐听见，吓得神魂都散，不觉闷倒在地。雪夫人与瑞云小姐，连忙来唤醒，不觉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。哭了一场，瑞云小姐看见，亦为之泪下不提。却说梅公临终时节，吩咐侄儿梅从先要扶柩回金陵安葬祖茔的，因此讣音方至，灵柩也就到了，大船歇在钱塘门。到了次日，雪太守不免要备些礼物去吊奠，如玉小姐也要扶柩回金陵去了。只是虑如玉小姐无人陪伴，雪太守就叫公子雪莲馨同去，就顺便往金陵纳个南雍，又着一能事家人服侍了雪公子。这一日，舟中奠别，好不苦楚。正是：

昔日尚生离，今朝成死别。

生离犹自可，死别复何如。

按下梅小姐的事不提。却说竹凤阿，自领了雪公之命，不敢怠慢，随即回见柳友梅，将一女双栖的事委曲说了一遍。柳友梅道：“这事在知己前怎好假词推托，只是小弟与家母说来，小弟寒儒，安能有福遂消受此二位佳人。况此事已不知经了多少风波，小弟与兄阔别久了，不曾与兄细谈衷曲，今日可试言之。”便将张刘二生抄诗周荣作弊等事，从头至尾与竹凤阿说了一遍。竹凤阿道：“人心之险一至于此，可恶可恶。只是雪公今日此举，略去富贵，下交贫贱，是真能具定见于牝牡骊黄之外者，佳人难得似功名，吾兄慎

勿错过。”柳友梅笑道：“据如今看来，佳人反易似功名了。”竹凤阿道：“兄今日不要把功名看难，佳人就看易了。古今绝色佳人不必要自功名上得的，而掀天的功名富贵，反自有佳人上来的。此范蠡所以访西施，相如所以挑文君也。兄已幸遇佳人，何患功名不遂。”说罢，便把雪太守付来的二幅鸳鸯笺递与柳友梅道：“这便是佳人的真迹，功名的左券了。”柳友梅接来，随把二幅诗笺俱展开一看，只见一幅上是：

寻梅和韵

落落奇姿澹澹容，幽香未许次人逢。  
心随明月来高士，名在深山识远翁。  
引我情深清梦里，思君魂断暗香中。  
一林诗意知何限，可欲乘风寄冥鸿。

又一幅上是：

问柳和韵：

临风遥望意悠然，似与东皇合旧缘。  
照酒能留学士醉，侵衣欲动美人怜。  
看来月里神余媚，移到花间影自鲜。  
珍重芳姿漫轻折，春深有意与君传。

柳友梅看毕却原来就是和成的寻梅、问柳二诗，便赞道：“诗才俊逸，真不减谢家吟雪侣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竹凤阿道：“只等尊慈之命，便好回复雪公。”正说间，忽见抱琴走进来道：“学院科考在即，府里录科的案上，相公已是第一。”竹凤阿道：“恭喜，恭喜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考何喜？”竹凤阿道：“虽然小喜，然今日佳人才遇，便已功名有基，岂不可喜。”二人说罢，柳友梅就进去与母亲说知，

杨氏自然允从，就把二诗珍藏好了。当晚就留竹凤阿住下。次早，柳友梅自己要赴考，竹凤阿要去回复雪太守。两人吃过早膳，正好同行，便一径渡过钱塘江，来到杭州城。才到钱塘门，只见一只大船歇在码头，满船挂孝，雪太守的执事也在船傍。不一时，雪太守素冠素服，在舟中奠别，哭声甚哀。竹凤阿、柳友梅看见，不胜惊讶道：却是为何？忙问众人，众人道：是福建梅老爷的灵柩，今日小姐扶柩回京，太爷在船奠别。竹凤阿道：“原来梅公已死，这等弟辈看在雪公面上，也该走遭。”柳友梅听说，惊呆了半晌道：“正是，也该走遭。”随叫抱琴去备了些吊奠的礼物，写了两张名摺，一同到官船边来致吊。二人拜过。雪太守就邀二人到自己船中来坐下，便对竹凤阿道：“前将舍甥、小女的事相托贤侄，不想梅舍亲遂尔去世，电光石火，能不痛惜。”竹凤阿道：“前领老年伯盛意，已一一致达柳伯母，伯母已自俯从，只待秋闱榜发，便好谐姻。不料梅公竟尔仙游，令甥女转还有待了。”雪太守道：“老夫言出信从，虽然有待，舍甥女终身便百年永托矣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婿承岳父洪恩提挈，五内铭感，今闻梅岳父仙游，心胆俱裂，始终安敢二心。”雪太守道：“我也知贤婿钟情，非负心人可比。”说罢，柳友梅因考事迫促，只得起身告辞道：“本该相送，因考期在迩，不敢停留，万望鉴原。雪太守道：“莫拘细礼，这是贤婿前程大事。”柳友梅只得告辞，竹凤阿亦别去不提。且说刘有美自录科这一夜回家，仍恐雪太守查验，好几日不敢出头。雪太守见张刘二人如此行径，一定是个小人，为此倒不提起，到发案日，只以无名字愧之。这一日发了案，家人来报知刘有美道：“相公，府里录科案发。”刘

有美忙问道：“可有我的名字？”家人道：“想是不见有，”刘有美皱着眉道：“那雪公忒也好笑，诗辞是游戏事，我文字是真的，为何便遗落我？”又问道：“第一是谁？”家人道：“就是柳友梅。”刘有美道：“是我？”家人道：“不是，是柳友梅相公。”刘有美道：“原来是他，我说一定是小柳了。咦，雪老雪老，常言道冷一把热一把，你看中意了小柳，为何就遗落我起来，难道我文字也是假的。”背着手，垂着头，踱了几踱，只见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道：“有了有了，前日小柳送诗的时节，有两个姓张姓李的同行，我也认得他，想也是钱塘学里，想那日也往送诗，一定也为着雪小姐的事，何不寻他商议一商议，计较一计较。思算已定，便吩咐家人道：“我为考事不遂，要进京纳监，你为我收拾些行李停当，今日就要起身。”说罢，便到赵文华处讨了一封书，荐到严府里去，便回家取了行李。刘有美已断弦过了，又无内顾之忧，一径到杭州来寻那张、李二人。原来张良卿也为抄诗一事，仍恐发觉到，躲在李君文家里，叫李君文在外边打听风声。这一日刘有美去寻，恰好半路就撞见李君文，便上前深深的作一揖道：“李大兄那里去？”李君文抬头认得是刘有美，便问道：“刘兄那里去？”刘有美便道：“有事相商，特来拜访。但这里不是说话的所在，必竟要到尊府去。”又问道：“前日的张兄在家么？”李君文道：“张敝友这两日倒也在舍养病。”李君文就同刘有美一径到家来，吩咐小的们去请张相公出来，刘相公在此。小的们进去说了，张良卿听得，误认是柳友梅，不敢出头，小的连催几次，躲在内书房声也不应了。李君文见不出来，只得自进来道：“老张，不是那小柳，是刘有美，出来何妨？”张良卿

道：“我只道是小柳，不敢出来。”李君文道：“若是他，我已先与你回了。”张良卿便同李君文出来相见过。刘有美道：“雪小姐的事已变卦了，二兄可晓得么？”张良卿道：“小弟有些贱恙，连日杜门，未知其详。托李兄打听，不道幸遇吾兄。”刘有美道：“雪太守招小柳为婿，前日录科案上取了他是第一，这便无私而有私了。”李君文道：“我兄一定想也是超等了。”刘有美道：“那里还轮到小弟，小弟已在孙山之外了。”张良卿道：“吾兄大才，为何也被遗落？这便不要怪他不取小弟了。”刘有美道：“原来兄也见屈，可恶可恶。”李君文道：“屈已屈了，如今却有甚计较？”刘有美道：“依小弟算计，须弄他一个大家不得，方出我气。”张良卿道：“如何弄个大家不得？”刘有美道：“近闻朝廷有采办宫女之说。小弟现拜在严太师门下，到京中可把梅雪二小姐的天姿国色，吹在他耳朵里，梅雪二老儿，素与严太师作对，今梅老儿已死，雪老儿孤立无援，待动他一疏，再把雪老儿拿进京师，然后降一旨意，把梅雪二小姐点进宫去，这便大家不得了。”李君文拍手道：“好计好计，若如此，任教那柳生妙句高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只是到严府中去，须要备些礼物，别件看不上眼，必是些金珠玉玩才动得他。”张良卿道：“既要出气，也说不得了。”刘有美道：“若是礼盛些，还可与严太师处讨个前程出来，还做得官哩。”张良卿道：“既如此，我有明珠一颗，现具黄金十两，拿去打杯，再拿些银子，就央老李与我去觅些玉玩古董，明日就同刘兄起身进京。总是如今科甲甚难，谋个异路前程也罢。”便留刘有美在家里住下，把些银子就央李君文去买玉玩，自己又收拾铺陈行李停当，雇了船，次早就同刘有美起

身进京不提。正是：

尽道人谋胜，谁知天意□，  
天心知有定，谋尽总徒然。

因这一去，有分见：塞北他年走孤飞之才子，江南异日增落魄之佳人。未知向后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一回

### 古寺还金逢妙丽

诗曰：

由来方寸可耕耘，拒色还金忆古人。  
仗义自能轻施与，钟情原不在身亲。  
百年永遂风流美，一夜相逢性命真。  
不是才多兼德至，花枝已泄几分春。

却说柳友梅自遇了梅、雪二小姐的姻缘，心上巴不能个早登了云梯月殿，成就了凤友鸾交，那晓得半中间梅公一变，如玉小姐扶柩回金陵。翌日与雪太守话别后，别了竹凤阿，自己同抱琴一径到学院前寻个下处歇了，心上好生忧闷。暗想道：我只道佳人已遇，只要功名到手，遂了吾母之志，应验了金榜题名，然后洞房花烛的两语，谁料半中间忽起这段风波，如今功名未卜何如，玉人又东西飘泊，不知寻梅问柳的姻缘，又在何日相逢矣。心下这般想，便没心绪起来，倒把为功名的心灰冷了一半。没奈何，只得叫抱琴跟了，出外闲步。行了三四里，忽到一座古寺，进得寺门，门前一尊伽蓝，就是大汉关帝像。柳友梅拜了两拜，想道：前

在栖云庵曾把姻缘问过神圣，许我重结鸳鸯的签诀，今果有验。但目下姻缘尚在未定之天，何不再问一问。想了一想，仍旧祷告了，就将签筒摇上几摇。不一时，求上一签，只见依旧是栖云庵的签诀。柳友梅看毕，想道：若如此签，便不患玉人飘泊矣。拜谢过，便走进寺中。但见古树茏葱，禅房寂静，鸟啼隔叶，花落空苔，并无一人。遂步到正殿上来，只见佛座侧边失落一个白布褙包，抱琴走上拾起一看，内中沉沉有物。抱琴连忙拿与柳友梅，打开一看，却是四大封银子，约有百余金。柳友梅看毕，便照旧包好，叫抱琴束在腰间，心下想一想，对抱琴道：“此银必是过往人偶然遗忘，或匆忙失落的，论起理我该在此候他来寻，交付与他，方是丈夫行事。只是我考期在即，那里有工夫在此守候，却如何区处？莫若交与寺僧，待他还罢。”抱琴道：“相公差了，如今世上那有好人？我们去了，倘寺僧不还，那里对会？却不辜负了相公一段好意。既要行此阴鹭事，还是等他一等为妙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你也说得是。”只得没法，两人在寺中盘桓了一回，又往寺外来探望，守了半日，只见日色已西，并无人来。柳友梅见天已渐暮，心上好生不耐烦。直到抵暮，只见一个老妇踉跄而来，情甚急遽，忙进寺门，到正殿上去。柳友梅就随后进来看他。但见在佛殿上佛座前四下一望，便顿足道：“如此怎了，如此怎了。佛天佛天，料我性命也活不成了。”不免呜呜咽咽哭将起来。柳友梅见老妇如此，忙上前问道：“老妈妈，你为着甚来，如此情急？”老妇道：“相公听禀。老身因拙夫为盗相扳，现今系狱，冤审赃银七百二十两，要纳银赎罪。昨日没奈何，只得把一小女卖与一位客人为妾，得过价银一百两，那客人也怜我夫主无

辜受祸，分外身价之外助银二十两，尚少三十，今早才去领银回家，不道路上遇了公差，老身被他逼慌，只得隐避过了，到此寺中，把银放在佛座下避过公差，老身忙出寺门，竟忘取了银子，到家想着，急急寻来，已自不见，一定已落他人，眼见我一家性命都活不成了。”老妇一边说一边下泪，说罢又大哭起来。柳友梅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不须啼哭，幸喜银子我拾得在此，我已等你一日了。只问你银子是几封？何物或贮的？”老妇道：“银子是四封，外面是白布裕包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不差。”就叫抱琴在腰间解出，交与老妇道：“如今收好了。”妇人见有了原银，喜出望外，便拜倒地下道：“难得相公这样好人，只是叫老身何以补报。求相公到舍下去，叫我小儿小女一家拜谢相公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天色已暮，我就要归寓了。”老妇道：“相公尊寓却在何所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在学院前。”老妇道：“老身家里也就在学院东首一带槐柳底下，相公正好到寒舍作寓，待老身补报万一。”柳友梅因天色已夜，就一径归去，老妇就随后追来，抱琴也跟着，不一时已到院东，一带槐柳树下，就是老妇的门首了，老妇死也要留柳友梅进去，柳友梅望见自己寓所已近在西首，只得进去一遭。老妇迎进去了，柳友梅坐在中间一个小小草堂里面，但听得内边呜呜咽咽，像个女子哭声，甚是凄楚悲凉。正是：

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愤悲欲绝处，定然薄命之红颜，肠断几回时，疑是孤舟之嫠妇。余音听到凄其处，事不关心也觉愁。

柳友梅听到伤心，不觉自己也坠下泪来，转沉吟不动身了。抱琴走进道：“夜已黄昏，相公好回寓了。”柳友梅才

要起身，只见老妇已点出灯来，随后便领出十余岁的孩子，年方二八的一个女儿，就叫女儿，你且拭干了泪眼，拜了大恩人。柳友梅连忙走开，那孩子与女子已是扑地四拜。柳友梅一眼看看那女子，只见那女子生得如花似玉，美艳异常，但觉：

纤腰袅娜，皎如玉树风前；粉面光华，宛似素梨月下。泪痕余湿处，乍疑微雨润花容；眉黛锁愁时，还拟淡烟凝柳叶，棒心西子浑如许，远嫁昭君近也非。

柳友梅看了，不觉魂消了半晌，便问道：“妈妈，方才的令爱，就是日间所言的么？”老妇人含着泪道：“正是。只因他心上不愿嫁那客人，为此在里面啼哭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果然可惜了你女儿。”老妇道：“也是出于无奈，老夫妇止生得一子一女，实实是舍不得的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只是今晚我要回寓，明日你可到我寓中，我有话与你说。”说罢，柳友梅就要回去，老妇苦留不住，只得放柳友梅回寓了。柳友梅到得寓中，心下想道：我只道美貌佳人天下必少，不料今日还金之后，又遇着如此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子。只可惜红颜薄命，就要遗落外乡，我何计以救之？约算囊资，尚有百金，只不能足三五之数。想了一想道：“有了，不免写一字，到竹凤阿处暂借应用，救人患难，也说不得了。”次早便写书叫抱琴到竹凤阿家里去了，自己把囊资约算，足有百金，便准等老妇来。老妇因感柳友梅的恩德，次早也就来拜谢。柳友梅道：“此何必谢，只是你女儿既已与人，若还原银，可还赎得么？”老妇道：“那客人也怜我夫妇无辜受累，这百金明是多出的，我女儿能值许多，若还原

银，自然肯的。只是还银夫便死，留银女又亡，也是没奈何耳。”言至此，那老妇又扑簌簌落下泪来。柳友梅道：“你不必悲伤，我已停当一百两银在此，你可将原银送还那客人，倘后日少银，通在我身上是了。”老妇道：“难得相公这样好心，真是重生父母，只是叫老身怎生受得。”柳友梅道：“银钱事小，救命事大，人在颠沛患难中，我若不救，谁可救来。”老妇道：“只是何以图报相公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既要救人，安敢望报。”老妇没奈何，只得拿了柳友梅的银子，辞谢了别去，就将原银送还了客人，将柳友梅的银子先纳完官，然后来到狱中见了丈夫李半仙，将柳友梅还银赎身的事，细细与丈夫说了一遍。李半仙道：“世上有这样好人，是我再生父母了。只是受人大恩，何以报答？罢，就把我女送他，只不知可曾娶室？若是娶过，便做个侍妾也罢。他行了这般阴德，还有极大的造化在后面哩。”李老妇道：“我心上也是如此。”那狱中人听见说了，也道：“不要说你一个女儿，这样人，便是十个女儿也该送他。”李老妇遂别了丈夫归来家里，就治些酒肴，傍晚就来请柳友梅道：“受相公这样大恩，真起死肉骨，今晚聊备一杯水酒，以尽穷人之心。柳友梅道：“缓急时有患难相扶，何必劳妈妈费心。况我场事在即，料没工夫领情。”老妇道：“请相公吃酒，相公自不屑，但有事相求，必要相公到寒舍走遭。柳友梅道：“若是少银子，明日就有，我已着人回去取来。”老妇道：“不是银子，另有事相求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有事就此说明，何必更往。”老妇道：“一定要相公去。”柳友梅被逼不过，只得去走遭，随闭上寓房，一径同到李老妇家来。老妇领着柳友梅直到内房中，只见几案上齐齐整整已排列许多酒

肴，房屋虽小，却也精洁幽雅，尽可娱目。中间挂一幅名画，焚一炉好香，侧里设一张竹榻，挂一条梅花纸帐，庭子内栽着些野草闲花。柳友梅坐下，暗想道：“好一个洁净所在，倒可读书，不多时，李老妇拿出一壶酒道：“柳相公请上坐，待老身把酒奉敬，以谢大恩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这不敢当，我还不曾问得妈妈你夫主姓甚名谁？近托何业？如何为人攀害？”李老妇道：“拙夫姓李，号半仙，风鉴为业，只因在人丛里相出一大盗，为他扳害，以致身家连累，性命不保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原来如此，真是无辜受罪了。”李老妇道：“老身倒不曾请问相公尊居何处？尊姓尊号？曾娶过夫人否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小生姓柳，字友梅，家世山阴，已定过杭州雪太爷的小姐。”李老妇道：“我说相公一定是个贵人。老身受柳相公大恩，苦无以报，就是昨日相公看见过的小女，名唤春花，长成一十六岁了，情愿与柳相公纳为婢妾，永执巾帚，以尽犬马之报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言重言重，小生断无此心。”李老妇道：“柳相公虽无此心，老身实有此意。相公的大德，我已与拙夫说知，实出自拙夫的意思。”说罢，便唤女儿出来。原来这李春花生得姿容妖艳，美丽异常，又且性格温柔，颇娴诗句，兼善麻衣相法，那日见了柳友梅，便晓得他是个贵人，好生顾盼留意，只恨身已属人，谁知柳友梅又有意救他，为此这晚也情愿出来执壶把盏，如执婢女之礼。柳友梅看见，便惊讶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去了。”即忙起身，就要出来，那晓得门已闭上，母女二人苦劝留住，柳友梅无可奈何，只得勉强坐下。心下暗想道：“这分明要活活捉弄我了，我今晚还是做个鲁男子，还是做个柳下惠：学柳下惠不可，还是学鲁男子罢。思量了又

要起身，春花女又扯住了不放，又转念道：料今夜学鲁男子也是我，学柳下惠也是我，只要定了主意。心下是这般想，只见春花女斟着一杯酒，伸出笋尖样雪白一般的玉手，双手捧来递与柳友梅，柳友梅至此，但见灯光之下，有女如花，也不觉心醉魂销，不好意思，只得接着酒饮了。春花女又执壶斟上一杯。柳友梅心下想道：酒者色之媒，酒能乱性，不可吃了。便推辞道：“小生量浅，吃不得了。”春花女又百般的劝诱，柳友梅只是不饮，老妇见柳友梅坚拒不饮，只得说道：“柳相公不用酒，想要睡了，就请内房去睡罢。”柳友梅道：“睡倒不消，只求一壶茶，坐一坐，天明就要去。”老妇又去泡一壶好茶，烧一炉好香，叫女儿陪了柳友梅，自己同儿子去睡了。柳友梅坐便坐下，怎当他一个如花似玉的佳人坐在面前，那心猿意马那里提缚得定，只得寻一本书来观看。就在书桌上抽出一本来，恰好乃是一本感应篇，展开一看，看到后面，只见载的陆公容拒色故事。

有诗一首云：

风清月白夜窗虚，有女来窥笑读书。

欲把琴心通一语，十年前已薄相如。

柳友梅看了，叹道：“好个十年前已薄相如，古人此语，若先为我柳素心今夜说了。想起来这事，我柳素心断不可行。”春花女道：“贱妾闻鲁南子拒门不纳，是不可行也，柳下惠坐怀不乱，是或可行也。柳相公何必太执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岂不闻以鲁男子之不可，方可学柳下惠之可。我柳素心是学鲁男子，不是学柳下惠的，这事断乎不可行。”春花女见话不投机，只得又捧了一盏茶，自吃了半盏，剩却半盏又亲手的奉与柳友梅。柳友梅见春花女娇羞满眼，红晕生

膩，至此又舌吐丁香，唇分絳玉，雙手奉過茶來，愈覺欲火難禁，色情莫遏。忽又轉一念道：我柳素心若行此事，便前功盡棄矣。接了茶便順手的潑在地下。但見月色當窗，花影如畫，推開一看，如同白晝。春花女道：“月色皎矣，佼人僚矣，正妾與相公今夕之謂也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豈不知有女如雲，雖則如雲，匪我思存。”春花女听了，蹙着眉半晌无语，不免垂下泪来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柳相公必弃捐贱妾矣。妾虽有献，实以相公才德容貌，不是常人，愿以终身永托，故中情孔切，至于如此，此文君所以越礼于相如，红拂所以私奔于李靖也。今柳相公如此，使妾何地容身？早知今日反成累，悔不当初莫用心。”柳友梅听到此处，转不觉情动于中，对着李春花道：“小娘子，不是这般说，这事于我辈读书人前程最有关碍。小娘子既系慧心之女，小生亦非薄情之士，终身之计，俟令尊出狱，明行婚娶就是了。”春花女道：“只恐柳相公既已好逑淑女，焉肯下顾小星？今日倘尔不纳，异日安肯相容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娘子不要错认小生，小生曾于西湖上题诗，遂成姻眷，啸雪亭咏句，实结良缘。”便将梅雪二小姐的亲事，一一说了道：“小生原系钟情，非负心人可比。”春花女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谚云：娶则妻，奔则妾。自媒近奔，妾愿以小星而待君子，但恐他日梅雪二夫人未必肯相容耳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生非系钟情，可无求于淑女，既求淑女，安有淑女而生妒心者？倘后日书生侥幸，若背前盟，有如此月。”春花女道：“若得相公如此用心，虽仓猝一言，天地鬼神，实与闻之。纵使海枯石烂，此言亦不朽矣。只是贱妾尚有一言相赠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娘子金玉，敢求见教。”春花女道：“千秋才美，固不须于

功名富贵，然天下所重者功名也。今柳相公既具拾芥文才，如山德行，今年又适当鹿鸣时候，若一举成名，便百般如愿矣。贱妾深有望于相公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娘子至情之言，当铭五内，倘得寸进，后会有期。”二人说罢，只听得鸡声三唱，天色已明。柳友梅就起身出门，春花女直送至门首，临行又嘱咐道：“柳相公前程得遂，莫负此盟。”一边说一边落下几点泪来。柳友梅至此忍不住也眷恋了一回，没奈何只得分手别去。正是：

意合情方切，情深别自难，  
丈夫当此际，未免意情牵。

未知柳友梅别后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

### 西湖玩月续春游

诗曰：

富贵由来自在天，达人识破始悠然。  
好花千树终须落，明月一年得几圆。  
有酒莫教杯放去，进山且与日留连。  
沧桑变幻知何尽，行乐春秋便是仙。

且说柳友梅自别了春花女，回到寓所，不觉神情恍惚，如在梦里。暗想道：夜来若主意一差，岂不前功尽弃，幸喜还把握得定，只是我看此女姿容如名花系念，情思如飞鸟依人，使我心醉魂销，于梅雪姻缘外又添出一段相思之苦。不一时，只见抱琴随着竹凤阿一同来到寓所。竹凤阿道：“昨见华翰宠颁，不知吾兄要银何用，及问尊使，方知吾兄成此盛德之事，小弟亦乐观其成。为此亲自送来。”说罢，便叫抱琴取出银子。竹凤阿道：“银子倒是乙百在此，恐吾兄资李缺乏，因此多带几两，以足吾兄之用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吾兄慷慨如此，真不减鲍叔之高情矣。”柳友梅就将五十两，叫抱琴送到李妈妈家去。却说春花女别了柳友梅进去，对着

母亲道：“世间有这样好人，昨夜我几番劝诱他，他并无邪念，好一个正人君子。及至孩儿把终身相托，他又许我明行婚娶，若负前盟，有如此月。深情厚德，真令人寤寐难忘。”李老妇道：“柳相公行如此阴德，又如此多情，他日前程万里，正未可料。我儿即做他一个婢妾，也有荣耀。”正说间，只见抱琴已将五十两头送来。李老妇连忙接住道：“世上难得你相公这样好人，老身举家感戴。”抱琴道：“我家相公生平极肯济人患难，凡遇人有事，就像自身体上的一般。”抱琴交付了银子去了，李老妇就把银子去纳足了官，上下使用，又去了数金，真个钱可通神，就放了李半仙出来。这一番父子团圆，夫妻完聚，那一个不感柳友梅的恩德。次日，李半仙也亲自到柳友梅寓所拜谢不提。正是：

济人须济急，救人须救彻。

不有拿云手，网罗谁解结。

且说柳友梅自救了春花女一家，冥冥之中又添了许多阴德。囊资短少，又喜有竹凤阿乃是一个好施的朋友，与他一力周旋，虽姻缘成就，不在他的心上，却记春花女之言，与母亲慈训暗合，遂安心读书，以图进取。却好提学考过，发案日，学院李念台面行发落，把柳友梅的文字大加称赏，高高的又取了一个第一。只因科考一日，不见了刘有美、张良卿，及发案日，又不见二人，柳友梅甚不放心，细细打听，方知已同进京纳监去了。时光易过，倏忽之间，早又秋试之期，柳友梅随众应试，就约了杨连城、竹凤阿等一同赴试。到了八月十五日，三场完毕，柳友梅出来，对着杨连城、竹凤阿道：“今试事已毕，揭晓又还有几日，功名自有天命，当此秋光皎洁月华明媚之时，西湖之景比春日正妍，洵可乐

也。”竹凤阿道：“文战已毕，正宜登山临水，以洗涤尘襟。”杨连城道：“好，舒秋兴以续春游。”三人各各有兴，柳友梅便叫抱琴发了行李，鼓棹往西湖游玩。这一番再来，西湖景致，比那二月间更自不同。但觉江流有声，断桥垂露，山高月小，波清烟素。是日八月既望后，月光正圆，放舟至湖，大影将暮，三人到了，心快神怡，把酒临风，豪兴自别。但见：

银湖明月，空濛万丈水光寒；极棹笙歌，宛转数声山树碧。长烟横，素练迷离，绕堤畔残杨；秋气敛，晴空皎洁，拟断桥积雪。金风动，玉露浮，疑是广寒宫阙通；碧梧深，素波静，恍如皓魄女仙来。正是：春来花柳还如昨，秋湖山色便不同。

柳友梅看了，想起当日湖上题诗的事，便对杨竹二生道：“湖上题诗，舟中窥美，曾几何时，湖上顿易，风景云殊，如同隔世，不知玉人飘泊，今又在何处也。”竹凤阿道：“人有悲欢，月常圆缺，世事奇奇怪怪，安能无变易之理。且从来好事多磨，良缘难遂，然佳人才子，实天作之合，又非人可预度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但恐世态似秋云，人情如活水。我想老刘与常辈何等相知？隔日尚尔同舟，明朝就如敌国，人心难测，一险至此，安知今日他不另起风波？”竹凤阿道：“只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有何益处。”三人把酒对月，又赏玩了一回，不觉夜色将阑，籁声渐寂，湖上游船，略略稀少。柳友梅又同着杨连城、竹凤阿，复携酒到苏公堤桥上，把红毡铺下，三人席地而坐，饮酒望月。但见万里无云，月光如洗，不一时，彩霞斗艳，华色争妍。原来月是太阴之精，到得秋气皎洁时际，白帝司令，金风一动，

便华采异于常时。是夜更阑人静，云霞凑集，那月里的精神发见出来，便结成一团华彩，千层秀丽，分外光明。柳友梅与杨连城、竹凤阿望见，疑是月里嫦娥裁下的绫罗锦绣，又似那广寒仙子舞罢的霓裳羽衣。正是：

未曾身到蟾宫里，如在瑶台琼屋中。

柳友梅看见欢喜不尽，便对杨竹二生道：“昔贤苏东坡中秋望月，曾有二词，一首是念奴娇，一首是水调歌头，词中意思，若先获我心者。试歌一遍，与二兄饮酒何如？”杨连城道：“得兄豪兴如此，真不辜负好月。”竹凤阿道：“柳兄意思，莫不是要借东坡词句，一吐胸中浩气么？”说罢，柳友梅便把东坡二词歌道：

### 《念奴娇》

凭高远眺，见长空万里，云无留迹。桂魄飞来光射处，冷侵一天秋色。玉宇琼楼，乘鸾来去，人在清凉国。江山如画，望中烟树历历。风我醉也，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对影成三客。起舜徘徊风露下，今夕不知何夕。便欲乘风翩然归去，何用骑鹏翼。水晶宫里，吹断一声横笛。

### 《水调歌头》

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
柳友梅把二词对月浩歌，音喉清亮，响彻云际，每歌一

字，几尽一刻，飞鸟为之徘徊，壮士听而欲泪。歌罢，杨竹二生齐拍手道：“好歌，好歌。”竹凤阿道：“昔从东坡镜心吟出，今从柳兄绣口歌来，深情远韵，听者魂销。”杨连城道：“若使坡仙听得，千载下又添一知己。”三人说说笑笑，不觉露气满空，暗侵衣袖，直吃到大家酩酊，但见东方欲白，方才归舟。正是：

月为留人人意醉，人因恋月月华妍，  
年年月下人同玩，岁岁人间月几圆？

却说柳友梅与杨、竹二生，西湖玩月之后，又游玩了数日，方同回家。到了揭晓之日，柳友梅高高的中了浙省第一名解元，报到家中，杨氏夫人不胜欢喜，及闻内侄杨连城也中了第五名的经魁，益发喜出望外。只有竹凤阿不曾中得，柳友梅深为扼腕。竹凤阿心上因不喜文，倒也不在心上，过几日，又去应武举了。雪太守闻知柳友梅中了解元，也不胜欢喜，自谓择婿有眼，随差人到金陵梅小姐处报喜，顺便就接雪公子，并小姐一同回杭州。李半仙听说新解元就是柳友梅，忙回去与女儿说知，春花女亦满心欢乐不提。

且说梅如玉小姐，自扶柩回金陵去后，就安葬了梅公，心下便要回杭州，又因思慕父亲，不忍遽别，为此蹉跎过夏，直到中秋。又因雪公子纳了南雍，秋闱也不勉就进去观场，为此耽搁过了八月望后。那晓得天下事，竟有出自意外的，雪公子年纪止一十六岁，文字倒也清通，竟已三场完毕，及到揭晓，却也中了第三十七名的文魁。报到梅小姐家来，梅小姐也不胜之喜，恰好雪太守是日要差人往南京报喜，那南京捷报雪公子的人，早已到了。雪太守看见了报人，不觉惊喜交集，说道：“我家公子小小年纪，虽然纳个

南雍，今年也只好观场，那有侥幸就中之理？”报录的道：“这个难道好哄得老爷的。”雪太守喜出望外，随即打发了报录的，却好雪公子与梅小姐也到了。这一日大排筵宴，随排了三桌酒，在后衙啸雪亭上。雪太守与夫人坐了一桌，如玉小姐与瑞云小姐也合了一桌，公子雪莲馨因是日是个新贵，雪太守因命他倒坐了一个独桌。夫妻父子之乐，甥舅姊妹之欢，好不快活热闹。梅如玉小姐虽然心上忆念梅公，然是日闻知丈夫柳友梅已中解元，心上也自欢喜，一同饮宴，真是合家欢乐。正在饮酒间，忽门上报道：“禀老爷，外面天使到。”太守忙排香案，出来迎接，只见四个校尉，捧圣旨开读道：

朕闻成宪者，祖宗之遗制，功令者，国家之大经。凡尔臣子，□□或渝。今尔雪霁，伪立私党，倡作诗词，背弃程法，靡乱风俗，废本朝之盛典，习晋唐之陋规，祖宗成宪何存？国家功令安在？敕下锦衣卫，拿问奏复。

读罢，四校尉就把雪太守去了冠带，上了刑具，这一日就要起身。雪公子听得，年幼不谙甚事，直惊呆了，出堂来，见父亲拿下，身系纆绁，不觉就哭起来。四校尉道：“你儿子是个举人了，快叫他弄些盘费与我，今日就要起身的。”雪太守忙对雪公子道：“我儿你不用啼哭，圣明在上，我又无大故，此去料没甚事，只为这诗题一事起的祸根。我去后，可速速与你柳姐夫商议。你虽年少，幸喜已得成名，但学问未足，来春就要会试，你须专意读书，以图上进。柳姐夫是才高学博的，汝当以师资相与，方有益处。我去，家眷即发回苏，你就可同柳姐夫上京，我事自有主张，不必以

我为念。”雪公子道：“只是爹爹此去，前途保重，凡事相机。”雪太守道：“这事我自有处，不须你吩咐。”那校尉见无银使用，便立催起身。原来雪太守虽做个黄堂，却因平素清廉，竟无银子，又因雪莲馨一中，费用去了，为此这一日，雪公子勉强在内边凑得一百两银子，送与校尉，权为路费。校尉嫌少不要，只得又在库吏处凑了五十两来，打发了校尉，校尉尚不足意，便星夜促他起身。雪夫人与二小姐在内衙闻知，惊得无计可施，不知祸从何起。雪公子尚舍不得父亲，遂去苦苦恳留，那校尉那里肯放松，只是立逼起身，父子二人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分手，洒泪而别。正是：

欢处忽悲生，喜后兼愁集，

世事梦中身，人情云里月。

未知雪太守去后凶吉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三回

### 连及第驰名翰院

诗曰：

人生何境是神仙，服药求医总不然。  
寒士得官如得道，贫儒登第似登天。  
玉堂金马真蓬岛，御酒宫花实妙丹。  
漫道山中多甲子，贵来一日胜千年。

却说雪太守去后，公子雪莲馨遂进后衙来，雪夫人接住，含着泪眼问道：“你爹爹临去，可有甚吩咐你？这番事因甚起的？”雪公子道：“爹爹说这事总为诗题一事起的。”如玉小姐听见，不免也掉下泪来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倒是我们做孩儿的带累爹爹了。”雪公子道：“这也不独为此，总是如今权臣当道，小人得志，君子道消，故有此事，不过借此为由耳。”雪夫人道：“你爹爹去后，还是在此，还是回苏？”雪公子道：“爹爹吩咐，家眷即发回苏，我就去同柳姐夫商议入京。”雪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我这里可就打点回苏，你可就到山阴柳姐夫家商议进京，一来看你爹爹，二来就好会试。只是你到柳姐夫处，他是有才学的，必有识见，

须与他商议一个万全之策，保得你爹爹无事才好。”雪公子道：“孩儿自然与他细细商议，母亲且请宽怀。”雪夫人道：“长安险地，就是你到京中，凡事也要留心谨慎。”雪公子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只是母亲与二位姐姐在家，且莫忧愁，孩儿到京，便有消息。”雪夫人道：“正是须早寄个信来。”雪公子忙收拾行装，别了雪夫人，二小姐，叫一能事家人跟了，一径到山阴来寻柳友梅。却说柳友梅自中了解元，家里送旗匾设筵宴，亲朋庆贺，好不热闹，只待诸事略定，就要到雪太守处，行过梅雪二小姐的聘，定那寻梅、问柳的姻缘，并去再访春花，践却前盟，以完终身大事，方快心畅意。忽报雪莲馨也中了，心下益发欢喜。及过数日，忽闻雪公被拿，心上好生惊讶。暗想道：“这祸从何而来？我想雪公平日清廉，又无大故，如何被拿？总是我良缘不偶，好事多磨，故多这些翻云覆雨的事。功名虽稍遂，佳人究未谐，叫我柳友梅如何放心得下？但此事必有根由，不知从何处起？想了一想道：“是了是了，一定又是刘有美与张良卿这匪人，在严府里边弄出来的了。他今进京已有半年多了，深恨雪公查诗，并科举无名的事，为此又起这段风波耳。才想念间，忽抱琴报道：“外面雪相公拜访。”家人呈上名帖，柳友梅忙出迎接，相见过，柳友梅道：“啸雪亭一会，不觉已自半年，忽闻秋翻转云，伫看春龙奋迹。”雪莲馨道：“吾兄月桂高攀，不日杏林独步，小弟驽马之驾，焉敢望其后尘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只不知岳父盛德，为何罹此奇祸？今岳母家眷尚在杭城否？”雪莲馨道：“奉家严之命，已发回苏了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正该如此，以避不测。但不知此事祸从何起，吾兄可晓得么？”雪莲馨道：“小弟年幼，未谙世

务，只是家父临行曾说，此事总为诗题一事起的。小弟想，诗辞不过小事，为何触怒圣明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如此倒是小弟累及岳父了。”雪莲馨道：“这与吾兄何干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吾兄未知其详。岳父春间曾有一诗题在外，小弟曾于西湖游玩，同一敝友刘有美题过；又于月下闻吟，同一张良卿咏过，后将二诗送到岳父府中，不料竟被二人窃取，写做自己的，反把小弟原诗沉没了。直到岳父录科面试，方知小弟原诗。次日岳父遣使来邀小弟，又被一小人误认，因此亲查，方知二人作弊情由。小弟蒙岳父提挈，兼附丝萝，二生被黜，自觉情虚，一同避进京去，一向不知下落。近日有人传说，他二人现在严相公门下，这风波一定是他起的。”雪莲馨道：“原来有这一段情由，这风波从此而起，一定无疑。但目今事体却如何区处为妙？”柳友梅道：“严相国炎炎之势，举朝惮他，夏贵溪尚且不免，杨椒山已被刑戮，力难与争，近日只好以利诱之。但岳父清廉，那得许多使用？我有一敝友，极相契谊，家道颇富饶，做人又慷慨，常有鲍叔、陶朱公之风，可将此事告托他，与他贷银周旋。我想吾友为人任侠，自慨然允从，就一力仗托他是了。”雪莲馨道：“只是何人，便得有此侠骨？”柳友梅道：“不是别个，便是竹凤阿兄。”雪莲馨道：“原来就是竹兄，他原来如此义侠，明日就同吾兄去拜托他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还有一事，他令叔竹淇泉，现为兵部尚书，又与岳父同年，一发托他在里面周旋，他在同年面上，自肯出力，这便可保无事矣。”雪莲馨道：“吾兄所见甚是。但不知凤阿兄今年曾中么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文场见屈，弟深为扼腕，今又去应武举了，也在早晚一定有报。”雪莲馨道：“明早可同兄拜访。”当晚，

雪莲馨就在柳友梅家住下，次日就同到竹凤阿家来，备说前事，就把雪莲馨的来意，柳友梅一一拜托了他。竹凤阿听了，不觉怒气冲冠，目眦发指，击节道：“天下有这样不平的事，原来张良卿、刘有美二小人，又生这段风波，来害年伯，真可恶也。看来世态金能语，说到人情剑欲鸣，正今日之谓矣。老年伯的事，通在在小弟身上，二兄不必忧虑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得如此，足感大恩。”雪莲馨道：“仁兄高谊，可薄云大，真有陶朱鲍叔之义风，又具荆轲聂政之侠气，几令小弟望拜下风，尚未知衔结何地。”竹凤阿道：“谊属通家，事关知己，况老年伯以无故受祸，事在不平，弟当拔刀相助，敢望报乎？”三人才说罢，只见门外一群人蜂拥进堂，竹凤阿惊问何事？众人道：“新解元是那一位？”竹凤阿疑是寻柳友梅的，道：“这不是。”众人道：“不是，是武解元竹相公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这就是了。凤阿兄，恭喜恭喜。”众人遂拥着竹凤阿。竹凤阿随停当了报录人，就留柳友梅、雪莲馨到后书房坐下，商议进京。柳友梅道：“恭喜吾兄，武闱高中，不日也要进京，小弟与莲馨兄，便附驥相从何如？”竹凤阿道：“若得二兄同行甚好，并约了杨连城兄，一来就好打探老年伯消息；二来知己同行，亦不寂寞，只是事不宜迟，即日就该起身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正是宜速行了，明日出行最利，就是明日起身罢。”竹凤阿道：“今晚打点，明日就行。”柳友梅便归去，别了母亲，又去约了杨连城来，叫抱琴搬了行李铺陈，竹凤阿打点了银子，雪莲馨家眷已发回苏，又无耽搁，叫了船，三人便星夜起身，赶进京去。

却说雪太守被校尉拿进京中，便拘禁在狱。原是张刘二

人在严府弄的手脚，又无大故，因此到柳友梅、雪莲馨、竹凤阿来京，尚未审问。竹凤阿随即与叔父竹淇泉说了，在严府里说明挽回，上下使用，去了半万之数，方得事松。雪太守见父子翁婿，已在一处，倒已心宽。柳友梅在京中，挨过残冬，到了新年，转眼又是春闱。柳友梅与雪莲馨、杨连城等一同入场应试，真是文齐福齐，柳友梅已高中了第九名进士，雪莲馨也中了第八十名进士，杨连城也中了第九十名进士。及至殿试，柳友梅中了第一甲第三名，探花及第，钦赐翰林学士。雪莲馨是第二甲第十名，也选了官职。杨连城是三甲进士，因选了苏州府理刑。竹凤阿去应武闱，倒高中了第一名武状元。因这一年边报紧急，圣旨钦赐文武状元一体优礼，同到金阶面圣，钦赐御酒宫花，游街三日，并宴琼林，好不荣耀。正是：

十里红楼映远溪，状元归去杏莺啼。

人生莫羨荣华境，只要文章福运齐。

要知柳友梅去后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四回

### 为辞婚钟祸边庭

诗曰：

姻缘富贵本由天，何事奸谋强欲连。  
灵鹊原非鸩鸟伴，山鸡岂入凤群翩。  
多才自古多情钟，忌士由来忌用贤。  
谁料花皇自有主，一番风雨一贤鲜。

且说柳友梅探花及第，琼林宴后，便要谒见相公，也不免就要到严府里去。这一日去谒严相公，严相公留茶，因见柳友梅一表人材，美如冠玉，又是簇新一个探花，钦赐翰林学士，严相公便有了心。相见后，坐罢便问道：“原来贤契如此青年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不敢，门生今年二十有一。”严相公道：“前看序齿录上，见贤契尚未授室，何也？”柳友梅道：“门生因先京兆早亡，幼孤无力，因此迟晚。”严相公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如今再迟不得了。我尚记得，令先尊在京时，与老夫朝夕盘桓，情意最笃，只不晓得有贤契这等美才。不日奏过圣上，老夫当执斧柯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这个何敢劳老太师？”吃了三道茶，柳友梅就辞谢出来。

原来严相公有一内侄女，就是要托赵文华昔日在山阴县寻亲的，至今未配，那时已嗣在严相公身边。因见柳友梅少年及第，人物风流，便就注意于他，故此留茶询问。知他尚未娶亲，不胜欢喜，明日就托赵文华说亲。赵文华此时已骤升至通政司了。赵文华领了严府之命，安敢怠慢，随即来见柳友梅。二人叙了些寒温客套，赵文华便开口道：“严老太师有一内侄女，今已嗣在太师身边，胜似己出，德貌兼全，妆奁富厚。昨老太师见年兄青年甲第，闻知未娶，特托小弟作伐，意欲缔结朱陈之好，此乃老太师盛意，年兄大喜，敝弟得执斧柯，不胜荣幸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蒙老太师盛意，赵老先生美情，本不当辞。只是晚弟已曾定过雪景川之女，虽未行聘，然已约为婚姻，不好另就。”赵文华道：“雪景川之女，尚未可必，如今严老太师当朝一品，谁不钦仰，况他美意谆谆，眼前便是如何辞得？”柳友梅道：“雪公之女，久已有约，况她为着小弟受了多少风波，背之不仁，不敢从命。严老太师盛意，万望老先生为晚弟委曲善辞。”赵文华见话不入门，摇着头，皱着眉，冷笑道：“辞亦何难，只恐拂了老太师的意，不肯就是这样罢的，亲事不成便有许多不便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若说做官，自有官评，这婚姻事，却万难领教。”赵文华道：“只怕还该三思，不要拂了太师的意才好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他事尚可通融，这婚姻乃人伦纪法所关，既已有求，岂容再就？只求赵老先生在太师面前多方复之。”赵文华见柳友梅再三不允，就别了柳友梅回到严府。将柳友梅之言，一一说了。严相公听说就是雪景川之女，便道：“雪景川之女，素有才貌，去岁张刘二生到我门下时，盛称他二女姿容绝世，才思无双，只是雪老执拗，不肯轻易

嫁人，原来就与柳友梅约为婚姻。只是我如今一个相国的女，与他作伐，也不算辱没了，他为何就回绝了我，可好无理。”赵文华忙打一恭道：“老太师请息怒。或者嫌卑职人微言轻，不足取信，另遣一媒去说，他或肯从也未可知。”严相公道：“贤契尚不肯听，别人焉足取信？我晓得他倚仗新探花的势，看不上老夫，我只叫他探花的帽可戴得成？”赵文华道：“老太师且不要着恼，前闻老太师门下中书刘有美，与他颇有旧谊，老太师若遣他去说，必一说便从。”严相公想一想道：“也罢，待老夫先尽了他。”就着堂后官去请刘中书来。

原来刘有美得借严府的力也谋做了一个中书。这日闻知太师来请，忙到严府伺候。堂后官通报，刘有美进见，匍匐阶下连忙打恭问道：“老太师呼唤有何吩咐？”严相公道：“就是新科的柳探花，老夫有一内侄女，意欲招他为婿。昨曾托赵通政为媒去说，他却以定过雪景川的女来推托。闻他与贤契有旧，特与相烦。”刘有美道：“难得老太师这样盛意，柳探花既得为师门桃李，今后乘相府鸾凤，又何幸至此。”严相公笑道：“贤契如此说，他偏看不上老夫，前日竟把老夫回绝。我也罢了，只我想来，我一堂堂相府，要招一东坦也不可得，岂不遗笑于人，何以把握朝纲？为此再烦贤契道达愚意，他若肯时，老夫自然俯从，他若不肯，也悉凭他，只是叫他不要错认了主意。”刘有美忙打一恭道：“待中书委曲去说，以利害说之，不怕他不从。”遂别了严公寻到柳友梅寓，长班将名帖传进，柳友梅晓得是刘有美，心下想道，一定此来又为严府作说客了，忙出迎接。二人喜笑相迎，见礼毕，刘有美道：“两年契阔，小弟无日不

思，今幸相逢，然□人有云泥之隔了，不胜庆幸。”柳友梅道：“闻兄一向在严府中，小弟入京，便欲来访，但侯门似海，拜见无从，前日奉谒太师，又不好造次相询，惆怅至今，今幸遥临，曷胜快慰。”刘有美道：“吾兄致身青云，真个喜从天降。今又有一大喜，小弟一来奉拜，一来就奉贺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有何喜事？”刘有美道：“严太师愿以令爱相扳，岂非大喜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姻缘自是喜事。只是小弟已曾与雪景川、梅道宏二公处约为婚姻，是吾兄所深知的，理无再就。昨蒙令尊师赵老先生见谕，小弟已力辞过，何得又劳吾兄？”刘有美道：“梅雪二处，终不比严太师这样富贵。他官居宰辅，执掌朝纲，生杀予夺，一出其手。吾兄得为东坦，难道不胜似梅雪二处的姻缘么？况又是太师有意相求，像小弟辈，求之亦不可得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生平，于功名富贵，实实看得澹泊，不以穷达而移其志。至于婚姻有约，乃人伦纪纲所关，亦岂敢以始终而二其心。况小弟于梅雪二处的姻缘，已不知受了多少风波，现今雪公尚为小弟受无因之祸，小弟何忍背之？”刘有美听说到此，不觉打着心事，红了脸，只得又勉强说道：“吾兄坚执不从，也难相强，只恐触怒于严太师，有所不便耳。”柳友梅道：“祸福自有天命，小弟断不以利害而易初心。”刘有美笑笑道：“兄翁真钟情人，小弟多言，倒是小弟得罪了。”说毕二人遂相别去。到次日，柳友梅就来回拜刘有美。刘有美又劝道：“兄翁于梅雪二公的婚姻，虽然有约，然实未曾行聘，兄翁何执意如此？况今雪公之事，尚未了局，梅公又已故世，如今严太师炎炎之势，举朝惮服，兄翁若舍严府而就梅雪，是犹舍珠玉而取瓦砾。且拂其怒，这倒于雪公身上一

发不便，是雪公的事，因婚姻而起，复因婚姻而转盛了，吾兄还宜三思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愚痴，出于至性。诗不云乎：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；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止小弟与梅雪二公之谓矣。严太师之命，万难从命，望为转辞。”刘有美百般的劝诱，柳友梅百般的苦辞，刘有美只得回复了严相公，将往复的言语，一一说了。严相公道：“这畜生好无礼！这且由他，我自各处。”正是：

采不得香蜂蝶恨，留春无计燕莺羞。

花枝失却东皇意，雨雨风风那得休。

却说严介溪见不从亲事，怀恨在心。恰好遇着边报紧急，北人遣使来议河朔一事，奉旨要差人往北议和。严介溪想一想道：“这畜生不受抬举，前日他说不以利害易心。专意在梅雪二处的姻缘，我就叫他翁婿二人不怕利害的去走遭，只怕那时来求我姻亲也就迟了。算计已定，次日便暗暗将二人名字奏上。旨意下来，将雪景川立功赎罪，加了兵部侍郎的职衔；将柳友梅加了翰林院学士的职衔，充作正副使，奉命往北，共议河朔，兼讲和好，限五日内即行。回朝另行升赏。旨意一下，早有人报到柳友梅寓所来。柳友梅闻知，心下呆了一呆，暗想道：这一定严嵩陷我了，但我去也罢，如何又陷累我岳父？我翁婿二人一去后，把我梅雪二处的姻缘，不知又如何结局矣。正踌躇间，忽报外面竹老爷、杨老爷要见，柳友梅忙出迎接。相见过，竹凤阿揖也不作完就说道：“有这等事，小弟方才见报，方晓得吾兄翁婿要出使北庭，这又是谁人陷害？”杨连城也道：“小弟尚不知，顷间凤阿兄来，方知有此奇事，只不知又是那里起的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就是严府为小弟辞婚一事起的祸端。然目今圣旨

既下，即系君命，做臣子的岂可推托。只是我岳父暮年，怎当此塞外驰驱之苦。内弟又甚年轻，无人可代，如何是好？”竹凤阿道：“不要说令岳年高难去，就是吾兄以白面书生，奉使北鄙，良不容易。”杨连城道：“正是。吾兄文士，匹马驰驱，深入不毛，又况正当暑天将近，酷日炎蒸，胡沙卷地，如何去得？”柳友梅道：“以身许国，死生祸福，惟命是从。只是小弟上有老母，内无兄弟，将寻梅问柳的姻缘，空抛散在天涯，为可惜耳。”言念及此，转不觉儿女情深，英雄气短矣。三人正说间，只见长班又进来禀道：“雪太老爷、小老爷来了。”柳友梅忙出迎进。雪公先与杨、竹二生见过，然后雪莲馨、柳友梅一一俱见过了。雪公忙问道：“这风波不知又是那里起的，又是谁人陷我二人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婿才与杨、竹二兄说来，此乃严府又因小婿辞婚起的。”雪公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柳友梅就将赵文华为媒及刘有美说亲的事，一一说了一遍。雪公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但今已奉皇命，就是朝廷的事了。捐躯赴国，本臣子分内的事，亦复何辞。只是我儿虽已成名，尚属年幼，二女又远在故乡，就是贤婿，亦上有老母，内无兄弟，此番一去，吾与贤婿，匹马胡沙，尚不知死生何地，未免回首凄然。”言至此，雪公不觉扑簌簌掉下泪来。柳友梅与雪莲馨亦泫然泪下，竹凤阿、杨连城亦为之动容悲切。雪莲馨因含泪说道：“据孩儿想来，爹爹可以年老病辞，柳姐夫亦可养亲告假，何不同上一疏，或者于中犹可挽回。”雪公叹道：“国家有事，若做臣子的如此推托，则朝廷养士何用，生平所学何事。我想汉朝苏武出使北廷，拘留一十九年，旌毛尽落，鬓发尽白，方得归来。宋朝富弼与契丹讲和，往返数回，得家

书不开，恐乱人意，这多是前贤所为。你为父的虽不才，也读了一生古人书，做了半世朝廷官，今日奉命北往，岂尽不如前贤，难为临难退缩，遗笑当世乎！”柳友梅道：“此番一行，风尘劳苦，死生患难，固未可料，然做臣子的功名事业，未必不由此一显，此盘根错节之所以见利器也。吾人举动，乃关一生名节，贪生畏死，断使不得。”竹凤阿道：“在莲馨兄身上，爱亲心切，故作此不得已之极思；在老年伯及吾兄身上，爱君之心更切，故有此论。君亲虽曰不同，忠孝本无二理耳。”杨连城道：“若到日后归来，功成名遂，君亲俱庆，忠孝双全，又可成一段千秋佳话矣。”说罢，雪公随吩咐雪莲馨道：“我与你姐夫去后，你便可告假回乡，闻杨兄已选苏州司李，或顺便就同杨年兄归去，善慰母亲，好生安慰二位姐姐，叫他们不必忧烦。我去倘能不辱君命，归来欢会有期，”柳友梅也就把家中事体，托与杨连城得知。随吩咐抱琴道：“在老夫人面前，只说我在京候选，切莫说出使边庭的事，恐怕惊坏了老夫人。”抱琴领命不题。

次日雪公与柳友梅翁婿二人就辞了朝，领了敕书，带了两个能事家人，把铺陈行李发在城外馆驿中住下。此时京师衙门常规，也有公饯的，也有私饯的，乱了几日，竹凤阿与杨连城二人也同设一席饯行过了，雪公竟同柳友梅往北而去。

却说雪莲馨送了父亲去后，随即告假还乡省母。恰好杨连城选了苏州府理刑，领了凭要出京，雪莲馨即着抱琴约了，一同起身下苏。竹凤阿却授了挂印总兵之职，也往沿边一路镇守去了。正是：

摧锋北陷穹庐去，避祸南迁故上来。

谁为朝廷驱正士，奸人之恶甚于豺。

毕竟柳友梅与雪公如何归来，与梅雪二小姐又如何作合，且听后来分解。

## 第十五回

### 掷金钱喜卜归期

诗曰：

天涯海角有穷时，惟有相思无尽期。  
残梦楼头空自忆，离愁花底问谁知。  
云山深锁真情恨，风雨翻成薄命词。  
几向鳞鸿占信候，金钱掷破叹归迟。

却说梅如玉、雪瑞云二小姐，自雪公去后，就与雪夫人回苏。原来雪公的旧宅在苏州府桃花坞，□□家住下，只要打听雪公的消息。后闻雪连馨、柳友梅与竹凤阿入京去挽回了，心下才宽。捱过残冬，直到岁底，才有信来，知雪公的事已渐平安，方觉放心。及至春闱，忽报雪连馨中了进士，柳友梅中了探花，母女三人真喜出望外，满心欢畅，只道不日衣锦还乡，便可乘鸾跨凤。那晓得过了数月，反无音信起来，不知为着何故，母女三人，又不胜忧闷。雪老夫人对着二小姐道：“自你父亲去后，已近一年，幸天保佑无事，更喜两登科第，实为望外，但不知到今数月，为何反无音信？”瑞云小姐道：“忆去岁分袂临别，见青杨如织，今年

又望绿柳成阴，因甚缘由鱼沉雁杳？”如玉小姐蹙着眉无言无语，半晌才说道：“云山修阻，烟水苍茫，徒令人目断长安，不知归舟何日。昔时守孝情长，今觉思亲倍切。”雪夫人道：“我闻银灯频剔，喜占音候，金钗可当，为问归期，何不寻一卜士问之。”二小姐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就叫朝霞在门首去看来。朝霞走出来，站立门首，不一时，只见一个起课先生，手中摇着课筒过去。朝霞一看，只见那先生：

一顶方巾透脑油，海青穿袖破肩头，  
面皮之上多麻点，颈项傍边带瘦瘤。  
课筒手摇常作响，招牌腰挂不须钩，  
谁知外貌不堪取，腹里仙机神鬼愁。

朝霞立在门内，远远望见，他腰间挂着一个小小招牌，上面写道：李半仙课精鬼神，相善麻衣。朝霞想道：这个先生一定又会相面，又会起课的了。遂叫声起课先生这里来。那李半仙见有人请他，忙走过来，进了门，走到中堂坐下。朝霞就进去报与夫人、二小姐知道。二小姐就随着夫人一径在遮堂后来看他起课。李半仙见夫人出来，便问道：“夫人要起课么？”雪夫人道：“正是要起课。且问先生就定居在此，还是新来到的？”李半仙道：“在下到处起课，那有定居。前往绍兴山阴县去了几日，偶到这里。”夫人道：“可认得山阴新探花柳老爷家么？”李半仙道：“柳老爷是我大恩人，夫人却问他怎的？”夫人道：“就是我家老爷的小婿，今日起课也是为他。”李半仙道：“如此就是前任杭州府雪太爷家了。”夫人道：“你为何就晓得？”李半仙道：“柳老爷未中时，曾在舍下住过一宿，在下前日自他家里来。柳老爷真是好人，我曾受他大恩，未曾报德。昨我在街上听得有

人传说他出使边庭，不知此信可确，我也要访他一个真信。”夫人惊问道：“为甚出使边庭起来？”李半仙道：“在下也不知何故，也是道听途说，不知可真。前日他老夫人也曾叫我起一课，看起来此信竟像真的。我今因奉他老夫人之命，一路卖卜，进京访问，因此在这里经过，不期又遇了夫人。”雪夫人道：“如此你且与我起一课看。”李半仙就将手中课筒递与朝霞，朝霞送与老夫人。夫人对着天地，暗暗的祷占了一番，仍叫朝霞递还李半仙。李半仙拿在手中，摇来摇去，口中念些单单单，折折折，内象三爻，外象三爻的仪文，不多时起成一课。李半仙道：“不知夫人何用？”夫人道：“问归期。”李半仙道：“是个未济卦。未济终须济，目下虽不能归，然终有荣归的日子。但妻占夫卦，官爻不发动，倒是子孙文书爻动了，又临腾蛇白虎，一定还有虚惊，自身尚不能归，或是音信，或是子侄，预先有个归来了。”雪夫人道：“只是我老爷的归期在于何日？”李半仙把手抡一抡道：“今年不归，直要等坎离交济，来岁春夏之际，方许归期。”雪夫人道：“为何要到来年？”李半仙道：“卦上是这般发见，连我也不知其中缘故，我只据理直谈便了。”夫人又叫朝霞取过课筒又祷一番，递与李半仙，李半仙重排爻象，早又起成一课，却是个遁卦。李半仙道：“夫人这又何用？”雪夫人道：“婚姻。”李半仙道：“遁者遇也，又婚姻也，这婚姻已有根了，绝妙的一段良缘，他日夫荣妻贵，只嫌目下稍有阻隔也。临腾蛇爻上，必竟也有一件虚惊，更有一种奇妙之处，又是两重姻缘。”雪夫人听了，与二小姐道：“那先生起课，果系是半仙了，我又不曾与他说，他又不晓得，如何便说是两重姻缘，只不知姻缘成在何日？”因

又问道：“姻缘应在何时？”李半仙又把手抡一抡道：“据卦看来，也要到来岁秋间可成。”李半仙起完了课因又说道：“在下不但会起课，且精相理，似老夫人这般相貌，日后要受三封诰命，贵不可言，只是目下气色稍带阻滞，尚有一段惊忧，过了今年，来春便喜从天外降，恩向日边来矣。”指着朝霞道：“像这位姐姐也有些福气在面上，后有个贵人抬举哩。”说罢便要告辞起身。雪夫人叫留便饭。随进来命二小姐写了封家书，顺便寄他带去。又封了一封银子，便出堂来。李半仙才用过饭，雪夫人叫朝霞传语嘱咐道：“有劳先生，家书一封，附寄到京，谢仪一两，权作酬资。”李半仙道：“家书附带当得，酬仪断不敢领。”再三推了几次，李半仙方才取了，竟飘然而去。正是：

天地有先机，世人不能识，  
直到应验时，方知凶与吉。

却说李半仙去后，雪夫人与二小姐因闻差出使边庭的话，心上又添了一段忧疑，遂叫家人往外边打探，并到报房看报何如。未知家人去后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六回

### 点宫秀暗添离恨

诗曰：

一番风鹤一番惊，闺阁幽情自不禁。  
旧恨乍随流水逝，新愁又似白云深。  
鱼书寄去成空闷，鸿信传来莫慰心。  
留得贞风付才子，闺房有日共调琴。

却说雪夫人与如玉小姐、瑞云小姐因听李半仙说了出使边庭的话，心上好生忧闷，只得叫家人出外打听，并往报房看报回话。家人去了一日才回，对夫人说道：“小的日间打听，又往报房查看，说出使边庭事果真，太老爷与柳老爷通已辞朝出塞去了，为此不能个归。闻说，又是严府举荐出来，保奏上去的，不知又是何故？”夫人与二小姐听说，通惊得面如土色。雪夫人道：“这又那里说起？我想塞外长驱，又况敌情难测，你爹爹年已迟暮，你丈夫亦系书生，如今深入虎口，岂能免不测之祸。”如玉小姐亦垂泪说道：“料此番一去，多凶少吉，况系严贼荐举，明明设阱陷人，只是我母女三人，为何薄命至此。”瑞雪小姐心上亦甚忧

疑，俱是母亲与姐姐在那里悲切，不好更添愁恨，只得劝解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母亲与姐姐且免愁烦。看来李半仙的课，果系如神，他说爹爹自身目下尚不能归，一定还有虚惊。这出使边庭的话，分明应验了，他说先有音信子侄归来，且看后来消息何如，倘徼天幸，或得无事也未可知，母亲还请放心。”雪夫人道：“课虽如此，只是叫我如何放心得下。”三人说话间，只见家人进来报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夫人小姐不须忧虑，老爷已有家书到了。”就把家书呈上。雪夫人道：“是谁寄来的，那寄书人曾留下么？”家人道：“是一位姓张的相公寄来，小人要留他，他忙忙的说道：‘我有事要紧，到杭州还要寄书到山阴新探花柳老爷家去。’因此小人不曾留得。”夫人与二小姐连忙拆开书看，只见写道：

愚夫雪霁谕道：贤妻王贞，自我去后，赖吾祖宗福泽，及皇天荫佑，幸保无事。更喜春闱，一子一婿，并登科第，尤出望外。不料乐极悲生，祸泛福始，柳贤婿以力辞严府婚姻，遂致贾祸，及今与我并使边庭，尚不知身首何处。但我一身殉国，义不容辞，转思二女无归，决宜改嫁，字到，当即遣媒另择良缘。不日朝廷采办宫女，仍恐旨急下，勿至临时后悔。料我二人，国家事大，身家事小，归期难卜，先此预闻。

雪夫人看毕，不免顿足道：“如此怎了，如此怎了。”二小姐看见也不觉惊呆了半晌。仔细把书一看，雪小姐道：“母亲且不要慌，这书中的字，不是爹爹的手迹，况且又无年月印信，多分又是假的。”如玉小姐看了也笑道：“看来又是奸人所为。若是真的，那寄书的人为何就去？”雪夫人

道：“那里就见得不是真的？”如玉小姐道：“字迹不真，又无年月印信，眼见是假。况退婚大事，爹爹与柳生何等交情，焉有他意未从，就写字归来而令别嫁者。”瑞云小姐道：“才说寄书人姓张，一定是昔日题假诗的张生耳。只是奸人作恶，为何种种至此？”雪夫人始初疑惑，被二小姐看出书中真伪，一篇解说，便心宽了一半。但只愁出使边庭，心上终有许多忧虑。

又过了数日，只听得家人说来，外面纷纷扬扬，有要点绣女之说，不知可否。忽一日家人来报道：“夫人如何是好，外面点绣女之说，果系真了。”夫人道：“那里见得就真？”家人道：“某处已在那里议亲，某家已在那里成婚，又闻某家略迟了些，已报了名字去了，不论大家小户，通甚惊惶。如今太老爷及柳老爷已北去了，小老爷又不见回来，并无一个实信，如今却怎生区处？”雪夫人道：“眼见为真，前日书虽是假的，这个却不是假的了，如何是好？”不免又有些媒婆，听知雪府里有两位小姐，便一个来一个去，进来议亲。雪夫人虽立定主意，那里回得绝他。一日里有两个媒婆进来，一个姓花，一个姓李，一同见过了夫人，又见过了两位小姐。那两个媒婆便把二小姐上下仔细一看，便笑说道：“媒婆不知走过城中多少乡宦人家，见过了许多小姐，从没有似二位小姐这样标致的，果然好个千金小姐。”雪夫人道：“你两人又是那家来的？”那花婆道：“媒婆是张员外家差来夫人处说亲的。”那李婆道：“媒婆不是别家，是本府有名的刘员外家差来到夫人小姐处求亲的。”雪夫人道：“又是甚么姓张姓刘的，你且说姓刘的是那家，姓张的又是那一家？”花婆道：“张员外是苏州有名的张千贯家，他止

生得一子，人物又丰厚，家道又富饶，新在京师纳监归来，闻知雪老爷府中小姐的才貌，又见外边婚娶甚多，因此特特差媒婆到夫人处恳求。”那李媒婆道：“我家刘员外家与张员外家系是至戚，就是有名的刘百万家，他家大相公一同张相公在京师纳监回来，在京中也曾会过雪老爷，与雪老爷也是极相契的，因此便晓得府中有二位小姐，一到家，便要差媒婆来求亲。近日正值人家盛行婚娶，为此特来议亲。夫人这是绝好的一头亲事，莫要错过。”雪夫人道：“但我家二位小姐，我老爷在家时，已曾定过今科新探花柳老爷家的了，一等回来便要成亲。”李媒婆道：“原来夫人还不知新探花的信么？新探花出使边庭，被北人拘留住了，也看上了新探花的才貌，北主竟招他做驸马去了，夫人还想他回来么？”雪夫人听了，惊呆了半晌，忙问道：“你那里晓得？”李媒婆道：“就是昨日他们两位相公在京师回来的信哩。”花媒婆道：“闻说出使边庭是雪老爷与柳老爷同去的，昨说雪老爷已放回，柳老爷招为驸马，是断断不能回来的了。”雪夫人道：“但不知此信可真否？”李媒婆道：“怎么不真，是他相公们昨日在那里亲口说的，媒婆偶尔听得，听他两位相公说来，却又一样。”花媒婆道：“正是说来一样，所以可信。”雪夫人听他两个婆子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说得像个真的了，便吓得面如土色，不免顿足道：“此信若真，便镜拆钗分良缘割断了。”李媒婆道：“夫人且不要慌，有两位这样如花似玉的小姐，在媒婆身上婚配那两位多才多貌的相公，夫人下半世正受用不尽哩。”花媒婆道：“只是如今朝廷要点绣女，婚娶只在早晚，断迟不得。”李媒婆道：“只等这里夫人与小姐允从了，我们就去回复了二员外，就好行聘

了。”雪夫人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也还要等我家太老爷或小老爷回来方好作主。”花媒婆道：“小老爷不知在几时回来？”李媒婆道：“夫人，点绣女是早晚间事，如何待得老爷回家。”雪夫人道：“这事终要待他回来作主。”媒婆见说不上，只得告辞，起身道：“既夫人主意未定，待媒婆明后日再来讨回音罢，只是夫人不要错过了好亲事。”说罢，花李二婆子就出去了。雪夫人将二媒婆的说话说与二小姐得知，二小姐当媒婆说话的时节已在内房听见，至此正在那里掩泪对泣。又听雪夫人一说，直惊呆了。如玉小姐道：“总是红颜薄命，数该如此，但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岂更二夫，我心如石，断无转移。”瑞云小姐道：“宁可人负我，莫使我负人。生为柳生妻，死作郎家鬼。莫说媒婆来说亲，就是朝廷要点我去，也抛一死，做个贞节女，不愿为失节妇也。”雪夫人道：“三贞九烈固妇人有志的事，但恐怕目下朝廷要点秀女，不容人作主，如何是好？你爹爹既无实信，你弟弟又不回来，叫我一妇人怎生区处？”瑞云小姐含泪说道：“母亲你不必忧疑，孩儿闻十朋之妻，投江自尽，至今贞风千古，流芳百世，私心窃愿效之。”如玉小姐亦垂泪道：“小青有云：祝发空门，洗心浣虑。入宫有绿云之粉黛，谅无素顶之娥眉。窃愿长作废人，以了今生孽债。”雪夫人听见二小姐说到伤心，不免堕下泪来，二小姐亦潸然出涕。

正在悲凄之际，只见家人报道：“夫人不好了，不好了。不知何人，已将二小姐的名字报进府县去了，只在早晚采办官府要来点名查验了。”雪夫人道：“如此怎了，如此怎了。”二小姐听说，吓得面也失色，神飞魄散了，不觉呜呜咽咽哭将起来。如玉小姐忙到房中，把青丝剪下。朝霞急

来劝时，早已剪落。瑞云小姐哭了一场，忙寻自尽，要学钱玉莲投江的故事了。雪夫人见二小姐如此行径，心下十分烦恼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倒是朝霞说道：“夫人小姐俱不要惊慌，乱了方寸，朝霞倒有一计在此。”雪夫人道：“有何妙计，你且说来。”朝霞道：“如今事在危急，我家小姐已把青丝剪落，扮作道装，料然没事。只是二小姐要寻自尽，心虽贞烈，如何使得？且夫人止生得这位小姐，胜似掌上珍珠，倘小姐一行此志，夫人何以为情？况有日玉镜重圆，未免鸳鸯先折，小姐是断断死不得的。”瑞云小姐道：“死生固大，岂不痛心。只据今日看来，未免性命事小，失节事大，故宁抛一死，以谢柳生耳。”朝霞道：“小姐心虽贞烈，也不要性命忒看轻了。谚云：千金之子，不死于盗贼，为其身可爱也。小姐千金之躯，为何遂不惜死？朝霞蒙夫人小姐抚养成人，今小姐有难，朝霞岂敢爱身？朝霞情愿将身代小姐一行何如？”雪夫人道：“若得你如此好心，真可谓女中侠士，不意裙钗，有此忠胆。”瑞云小姐道：“此余前世自作之孽，何忍连累及你。”正说间，忽见家人走进来道：“夫人，采办官即日要到了，如何是好？”朝霞道：“事急矣，快把小姐身上的衣服脱与朝霞穿了，小姐速速避去，只留我家小姐在此，他们见剃发出家自然罢了，朝霞便认做了二小姐一行。”雪夫人见事势没法，只得叫瑞云小姐，把身上衣服脱与朝霞穿了。朝霞穿起，宛然与瑞云小姐一般。正是：

虽然不似千金体，也有娥眉一段娇。

不一时采办官到了，随照花名查验，点到如玉小姐，见已是一个剃发尼姑，忙叱道：“为何出家人也报了他？连忙

去了名字。点到瑞云小姐，朝霞走上前面，采办的内使把来仔细一看，喝彩道：“好一个有造化的女子，明日自中上意。”众人就把朝霞扶上了轿，蜂拥而去。姑苏城里纷纷扬扬，到处只道是雪太守的女儿点去了。正是：

无端风雨来相妒，吹落枝头桃李花。

直待东君亲作主，这番春色许重嘉。

不知朝霞去后，梅雪二小姐的姻缘毕竟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七回

### 雪莲馨辞朝省母

诗曰：

双亲未老已成名，人世荣华莫与衡。  
有子果然诸事足，辞官原不为身轻。  
离愁顿减同花笑，欢喜相逢拟梦情。  
独有倦游人未至，空令二美计归程。

却说二小姐闻了柳友梅出使边庭，招赘驸马之说，心下已自惊慌。忽遇朝廷又点宫女，被人竟把名字报进，急得没法。如玉小姐只得把头发剪下，扮作尼姑，瑞云小姐要投江死节，幸亏朝霞一个女使，反有丈夫气骨，亲身代往，力救此难。这一日点去后，雪夫人与二小姐倒好生放心不下，只得叫家人去打听，看采办官几时起身，并看老爷回来的消息。家人去了不题。

却说这报名的事，原是刘有美同着张良卿在严相公门下时，闻知雪公与柳友梅出使边庭，中了他计。人闻朝廷不日往苏杭采办宫女，便道是天赐机缘，因此在京中商议写了一封假书，二人给了驾（假），星夜赶回苏州，把假书叫张良

卿先送至雪夫人处，慌了他手脚，乱了他主意，然后又叫媒婆来，吩咐了他进去说亲，造出一段招驸马没对证的事，来哄骗他。谁料雪夫人立定主意，要等雪公回来，二小姐又立志不肯再嫁，媒婆来回复了，心上又气又恼，又没法，只得暗暗把二小姐的名字，报进府县，做个大家不得行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计策。这一日闻知雪小姐已点去，采办官要上京了，复细细打听，方晓得是一位小姐，一个小姐已落发为尼了，心上又好笑，又反悔，又可惜，没奈何只得往杭州，到家中看看再作道理。张良卿与刘有美遂一同回杭州不题。

且说雪夫人叫家人出去打听，家人去了一日方回来道：“禀知夫人，采办官明日就起身了，太老爷的消息出使后，尚未有报。闻说小老爷已告假还乡，就同苏州府理刑杨老爷一同出京的，今早府里人已去接了，也只在早晚就到。”雪夫人道：“若早到一日，这点宫妃一事，也就易处，如今已是迟了，几坏了我二位小姐，空送了一个侠女。”正说间，忽报小老爷回来了。雪夫人听了，心上不胜欢喜，就如拾着了活宝的一般。不多时，雪莲馨已进内堂。雪夫人忙来接着，便说道：“我儿你回来了么？”雪莲馨答道：“正是孩儿回来了。”遂跪在地下，拜了母亲四拜，又与如玉小姐、瑞云小姐相见过。雪莲馨把如玉小姐仔细一看，记得昔日绿云乌鬓，今变为道扮仙装，不胜惊讶。又见二姐姐对着雪莲馨俱垂首掩泪，心上一发疑惑，暗想道却是为何？又见母亲看了二小姐掩泪，亦为出涕不语。雪莲馨道：“孩儿为家国多艰，久离膝下，有缺晨昏，望恕孩儿不孝之罪。”雪夫人道：“这也不消说了。”才要开口，不免又掉下泪来。雪莲馨忙问道：“今日母子重逢，至亲聚首，正宜欢喜，为何母

亲面带忧容？二姐姐亦愁眉不展，只是掩泪，却是何故？”雪夫人只得拭干了泪眼说道：“自你去后，家中不知受了多少惊惶。去岁闻你爹爹平安，心上稍宽。及到今春，报你与柳姐夫通中了，不胜可喜，感谢天地。那晓得直到夏间，反无音信，我与你二位姐姐又起了无限忧愁。谁料后来传说你爹爹与柳姐夫出使边庭，这一惊真是不小，但尚未知真假，直待你爹爹书到，方知此说是真。书中又说朝廷采办宫妃，二女决宜改嫁的事，这一日叫我母女三人通惊呆了。孩儿，朝廷虽采办宫妃，柳姐夫虽出使外域，你爹爹为何竟写起改嫁二字来？”雪莲馨惊问道：“母亲这是那里说起？爹爹并无书来家，为何说起改嫁二字？”雪夫人道：“这家书倒亏你二位姐姐识破，知是假的，方才放心。那晓得日后点宫妃的事，渐渐真了。”雪莲馨道：“点秀女是上意，果是真的，但二位姐姐系是出使大臣的妇女，人也不敢妄报。”雪夫人道：“可恨将名已报去，人已点去了。”雪莲馨道：“那有此事，如今二位姐姐现在。”雪夫人道：“若不是这个义侠女，你二姐姐已自不在了。今二位姐姐虽在，你柳姐夫却已不在，叫你二位小姐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矣。叫你做娘的忧容何日得开，你二位姐姐的愁眉何日得展？”言至此不觉又堕下泪来。雪莲馨道：“母亲你且免愁烦，爹爹与柳姐夫荣归有日，点秀女的事，今孩儿已归，料然没事，稍开怀抱，以俟归期。”雪夫人道：“你姐夫出使边庭，北主已招为驸马，哪里还有归期。你大姐姐已矢志空门，二姐姐几置身鱼腹，纵使掬尽西江，洗不净愁肠万斛，叫我如何得开怀抱。”雪莲馨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这招赘驸马之说，却又从何处说来？”雪夫人道：“也从前日点宫女的时节与你姐姐说亲的传来，

说他在京师晓得的。”雪莲馨道：“孩儿离京时，曾打探爹爹消息，并不闻有此信，那有此事，此总是奸人作恶，造捏百端，欲使人堕其诡计耳。”雪夫人道：“据你说来，此事又谁人造出？”雪莲馨道：“母亲可记得那日来说亲的是说那一家？”雪夫人道：“我尚记那日是说姓张姓刘的二家。”雪莲馨道：“都分又是张良卿刘有美二小人造此风波耳。他在京与严府到柳姐夫处说亲，今闻柳姐夫出使，又乘机构衅。前闻他二人也告假回来，必定是他两个奸人心曲，真似羊肠，幸二位姐姐贞心始终如一，伫看玉镜重圆，会见鸾钗复合。”雪夫人被儿子一篇安慰，一番分割，方回嗔作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慎毋忘义女朝霞。”雪莲馨道：“朝霞又为甚来？”雪夫人道：“朝霞已代吾女点进宫去了。”遂将点秀女朝霞身代之事，细细与雪莲馨说了。雪莲馨叹道：“不谓女流有此侠骨，是红裙中纪信矣。闻杨年兄与采办的内使，在京曾有一面，想尚未起身，明日待孩儿同杨年兄去拜他，可把朝霞认为亲妹，他自然另眼相看，不敢待慢。且等爹爹与姐夫还朝，好动一疏，救他出宫。就是圣明闻此义侠之女，天恩自肯释放，母亲与二位姐姐如今俱免忧愁。”雪夫人道：“如此甚好，明日你可就同杨年兄往拜，想采办官即日进京矣。”雪莲馨道：“孩儿晓得。”母子二人说罢，如玉小姐与瑞云小姐听说柳友梅无事，亦放心归房不题。

次早雪莲馨便同杨连城拜过采办内使，就将朝霞认为亲妹，内使道：“既系令妹，就是奉使北庭雪公的令爱了，大臣之女，何人便尔轻报？但今已造名入册，系是上用的了，俟明日面圣奏明释放罢。”雪莲馨道：“得如此，足感内使大人恩造。”说罢，二人告辞出来。杨连城便打点上任，雪

莲馨亦自归家。采办内使是日便起身进京。却说苏州点秀女，杭州的采办官也就到了。人心惶惑，盛行婚娶，也像苏州一般。李春花母女二人，在家急得手足无措，李半仙又出门进京去了，无计可施，然终是小户人家，倒好躲避。母女二人商量倒往乡间母舅处暂避过了罢。当夜叫只小舟，锁着门避去。直待打听采办官进京，方才回家，因此无事。正是：

朝廷行一事，百姓便惊心。

不是贞心女，花枝几被侵。

毕竟柳友梅如何归来，与梅雪二小姐又如何作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八回

### 柳友梅衣锦还乡

诗曰：

富贵还乡今古荣，锦衣花马坐春风。  
玉楼此日逢双美，金榜当年冠众雄。  
倾国佳人来月殿，千秋才子下蟾宫。  
男儿到此方为美，留得风流佳话中。

却说柳友梅与雪公出使北庭，流光易过，日月如梭，不觉已近一年，早又腊尽春回，梅花吐玉，杨柳拖金之日了。雪莲馨告假在家，时常打听北庭的消息，要晓得雪公与柳友梅去后的下落，却并无处可通音问，心上好生忧闷，但看雁字天遥，歌寄鱼书水远人，恐惹起母亲与二姐姐的忧虑，只好挂在心头，下敢放在眉头。一日正值园梅盛开，白花如雪，融成一片，冰心香气迷空，占尽三江春色。又见淡黄杨柳，好鸟初鸣，嫩绿池塘，晴光乍转，早又是初春天气。雪莲馨吩咐家人，备酒在后园望花亭，请老夫人与两位小姐一同赏花。不一时，酒已齐备，雪夫人随同着如玉小姐、瑞云小姐，来到后园看梅，果然梅花放玉，嫩柳摇金，暗香随十

里之风，春色夺千花之秀。说不尽许多景致。雪莲馨接了母亲姐姐，一径到望花亭来。雪夫人上坐了，如玉小姐与瑞云小姐从傍，雪莲馨就在瑞云姐姐肩下坐了。四人坐罢，丫环们斟上酒来。雪夫人道：“今日我母子四人在此对花赏玩，不知你爹爹与姐夫驰驱塞外，跋涉风沙，何时能够衣锦还乡，聚首庭闱耳。”雪莲馨道：“母亲姐姐且宽怀饮一杯，昨日孩儿曾往报房打听，说北人河朔一事，和议已成，爹爹与姐夫荣归有日。”雪夫人喜道：“得如此，感谢天地。”雪莲馨便对二小姐道：“愚弟久困文墨，并无好句，二姐姐素精音律，多有佳吟，今日乘此良辰，名花在目，或诗或赋，敢求赐教一篇。”如玉小姐道：“愚姐自父亲亡后，中心如醉，那里还有兴咏诗？即使吟来，也是凄风苦雨，徒益人愁。今日花下题诗，固是文人韵事，然情之戚矣，心似摇旌，正是无可奈何，空教好花落去。”因指瑞云小姐道：“除非贤妹诗情胜似愚姐。”瑞云小姐道：“三春花柳，共嗟薄命之词，五里风烟，同咏断肠之句。每怀靡及，无日不思，当此愁闷无聊时，何得言小妹诗情胜似姐姐。”雪莲馨道：“士凭秋色，维女怀春，人孰无情，谁能堪此。但今日梅花在目，料可相寻，柳色方妍，不妨试问，二姐姐何必太谦。”如玉小姐道：“只愁无句寻梅，空怀如渴。”瑞云小姐道：“却又倩谁问柳，以遂幽情。”雪夫人道：“但今日对此梅花，不可一无佳咏，曷联吟一首，以纪雅况何如？”二小姐道：“既承慈命，当勉续貂。”随叫丫环取过文房四宝，即于花下联吟一首。雪夫人随展花笺，提笔写上：

自将心事与梅花，

写毕，递与如玉小姐。如玉小姐接来一看，随举笔题

下：

无语凭花只自嗟。

题罢传与瑞云小姐。瑞云小姐接来看了，也就提笔写

上：

几欲向花通一语，

写完，就递与雪莲馨。雪莲馨一看说道：“好诗好诗，字字有意，句句合情。”便提起笔来，续成末句，写道：

不知花意落谁家。

母子四人这一个构思白雪，那一个炼句阳春，满席上墨花乱坠，笔态横飞。正在对花吟咏之际，只见丫环从外边传进一本报来。雪莲馨道：“这两日没有报送我，正要看来。”揭开一看，只见一本叙功事：“原任杭州知府，今加兵部侍郎雪霁，同新科探花、今入翰林学士柳素心，奉使边庭，讲议和好，不辱君命，还朝有功，着实授原职。又雪霁告病恳切，准着驰驿还乡，调理痊可，不时召用。又翰林院柳素心，告假省亲，准告，俟经筵举行，进京召用。”又一本叙功事：“总兵竹凤阿，镇守有功，加升江南提督。”又一本封赠事：“故福建兵备梅灏，忠勤为国，加封太子太保，钦赐御祭一筵。”又一本释放宫女事：“掖庭女宠，请如唐太宗贞观年间，悉行释放，俱奉圣旨是。”雪莲馨看毕，便细细与夫人小姐说知，举家欢喜，一霎时，把这些旧恨新愁，尽变为春风和气了。正是：

否极泰方至，离多合始来。

天机原自尔，人事岂能违。

却说雪公与柳友梅出使边庭，因议河朔一事，和议不能就成，往来反复，直到一年，方得议成。翁婿二人，还朝面

君，就急急告假还乡。圣旨依奏，奉旨驰驿还乡。雪公实受了兵部侍郎的职，柳友梅实受了翰林院学士的职。一路上百官迎送，人夫轿马，冠盖仆从，好不兴头。不一月余，便到了苏州。雪莲馨接了，备酒接风。柳友梅因又在雪公处盘桓了数日，方回山阴省亲。杨夫人见儿子归来，不胜欢喜。柳友梅见过母亲，便把到京登第，及出使边庭的事，细细说与母亲得知。杨氏夫人道：“我只道你在京听选，原来吾儿已成此段功名，可无愧你父的家声，并你母守节的志气矣。但抱琴归来为何并不提起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是孩儿恐惊坏了母亲，吩咐他如此说的。”杨氏夫人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但你今日已金榜名标，正该洞房花烛，早结梅雪姻缘，成就百年鸾凤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孩儿心上也只有这一段姻缘未完耳。只是前日是竹凤阿为媒。他今已升了江南提督，正好为我作媒，但尚未到任，还要待他几日。”杨氏夫人道：“这也不妨，待他几日。但自你出门后，又有一李半仙到我家来，他说曾受你大恩，你又曾许娶他的女儿，可有此事么？他已到京访你，我因你久无音信，也就托他访个消息，你曾遇见他么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李半仙不曾遇见，这姻事固是有的。”便将昔日还金赎身之事，一一说了一遍。杨氏夫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也该践却前盟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正是，我也要去访他。”才说罢，只见长班进来道：“禀老爷，外面有一相士求见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柳友梅出来迎接，却原来就是李半仙，二人一见如故。李半仙道：“老大人德行如山，今果风云万里，学生荷蒙大恩，未报万一，曷胜惶恐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辱承厚谊，千里相寻，才与家慈谈及，今幸遥临，曷胜忻幸。”李半仙便把雪夫人昔日寄的家书，

递还柳友梅道：“这是令岳雪老爷的家书，前日到京不曾面致，今仍送还老大人。”柳友梅收好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姑苏家岳处，必曾相认过。”李半仙道：“到过几次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正好与学生作媒，明日行聘，就烦尊驾走遭。”李半仙道：“当得效劳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令爱姻事，俟梅雪二处行聘后，便好相求。”李半仙道：“小女蓬葦陋姿，改日当送到府中，求执箕帚耳。”二人说罢，柳友梅就留李半仙住下，当晚不题。

到次日，刘有美与张良卿在家，闻知柳友梅做了翰林学士，衣锦还乡，好不荣耀，老着脸只得也来拜望。把昔日奉承严府的面孔，撮转来又奉承柳友梅了。柳友梅是个大量的，倒把从前丑态一概相忘，原以旧交优待。答拜后，就叫家人发两个名帖，一个去请张良卿相公，一个去请刘有美相公，就叫李半仙择了一个行聘吉日治酒，就央李半仙做主媒，请刘有美与梅小姐为媒，张良卿与雪小姐为媒，备了两副盛礼，一时同送到苏州雪公家来。雪公受了，治酒管待众人，彼此欢喜无尽。但雪公这日只不发回聘的礼。众人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李半仙便问道：“老大人回聘的礼，可乘吉日发去，为何只是不发？”雪公道：“有个缘故，老夫有一义女，名唤朝霞。老夫出使时节，为朝廷点宫妃一事，亲代小女点进宫中，老夫感其义侠，不忍忘本，意欲与柳贤婿同上一疏，救他出宫，三女同归，庶几恩尽义至。今闻皇上洪恩，释放宫女，前已着人到京领归。俟其归来，柳贤婿可再用一副聘礼，送到老夫处，老夫便将三副回聘的礼，一起发回，乞将此意转致柳贤婿。”李半仙道：“足见老大人仁尽义全，令人钦仰。”张刘二生听了，方晓得前日点进宫的，

也还不是雪小姐，自悔从前之失。李半仙与众人遂别了雪公回去，回复了柳友梅。柳友梅道：“原来又有这一段缘由。”随即另择一日，仍备一副盛礼，送到雪公家来。恰好朝霞已从京中领回。雪公受了，随发了回聘的礼，又治酒款待了众人回去。柳友梅过了几日，又择了一个大吉之期，要行亲迎之礼。柳友梅是年已二十多岁，一个簇新探花，钦授翰林学士，人物风流，才貌出众，人人羡慕。到姑苏来娶亲，柳友梅备着三只大船，三顶花轿，御赐红灯，夹道宫花，鼓乐满湖。舟至阊门，柳友梅骑着高头骏马，乌纱帽，皂朝靴，大红员领。翰林院执事，两边排列，柳友梅亲自到桃花坞中亲迎，一路上火炮喧天，好不兴头热闹。梅雪二小姐与朝霞，金装玉裹，打扮得如天仙帝女一般。拜辞了雪公夫人，洒泪上轿。雪公排了兵部侍郎的执事，雪莲馨也排了翰林院的执事，俱穿了吉服送亲。杨连城闻知，也排着推官执事来送亲。恰好柳友梅成亲这日，竹凤阿升了江南提督，已到了任。这一日穿了大红吉服，黄罗伞盖，戴了耀日盔，排了提督府的执事，也来送亲。李半仙与张良卿刘有美三人，都是吉服骏马，簪花挂红，两头赞礼，直到胥门下船归去，好不荣耀。到了山阴，山阴知县也来迎接。一路上轿，到了柳探花府门首下轿，拥入中堂。柳友梅居中，三位新人左右分立，参拜天地家庙，礼毕，迎入洞房。外面倒是李半仙陪着众人饮酒。房里是四席酒，柳友梅与二小姐、朝霞同饮，花烛之下，柳友梅偷眼将二小姐一看，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宛然湖上相逢的美人。又将朝霞一看，分明就是那日揭帘时的侍女，满心快畅。此时侍妾林立，不便交言，将无限欢喜，通忍在肚中，只等众人散去，然后同归洞

房。原来柳友梅后边新造的厅楼四间，左右相对，左边是梅小姐，右边是雪小姐，左边下面一间，就做了朝霞的房，右边下面一间，后日便好做春花的房。柳友梅与二小姐、朝霞同在洞房，诉说从前相慕之心，并湖上相逢，舟中题句，及咏寻梅问柳一诗的事，尚疑似合欢亭梦里巫山、栖云庵夜来神女。这一夜亲身云雨之乐，比昔日梦中梅雪之缘更自不同。真是少年才子佳人，你贪我爱，好不受用。正是：

潇洒佳人，风流才子，天然分付成双。兰堂绮席，烛影耀辉煌。看红罗潇帐，宝妆篆，金鸭焚香。分明是，芙蓉浪里，对对浴鸳鸯，欢娱当此际，山盟海誓，地久天长。愿五男二女，七子成行。男作公卿宰相，女须嫁君宰侯王。从兹去，荣华富贵。福禄寿无疆。

右调《满庭芳》

到了次日，柳友梅随请众人，饮宴了两日。第三日晚，又备酒在后堂，请老夫人见过礼，排下五桌酒，柳老夫人上坐了一桌，柳友梅、如玉小姐、瑞云小姐、与朝霞各人依次各坐了一桌。二小姐取出向日柳友梅所咏的春闺春郊四诗，及寻梅问柳二首，同看了一遍。柳友梅也取出昔日二小姐和成的寻梅问柳二诗，也同看了一遍，大家展玩一番，母子姑娘同饮个合家欢，方各各归房。从此至相敬爱，百分和美。柳友梅因念李春花昔日之盟，随与二小姐说明，也到李半仙家娶来，做了第四位夫人。过了几时，柳友梅随同四位夫人上了祖墓，拜过了父亲柳继毅的坟。又到栖云庵，把银一千两送与静如和尚，酬他昔日之情。静如就与柳友梅建造了一座关帝阁，了完旧愿。不隔几时，朝廷举经筵，钦召友梅进

京。友梅就同二小姐到雪公家归宁了。然后同着梅如玉小姐，顺便往金陵拜了岳父梅道宏的墓。恰好正值御祭，柳友梅又与梅公重建了坟墓，料理了些家事，然后进京。住不上一二月，因记挂四位夫人，就讨差回来。柳友梅只愿与四位夫人吟诗做文，不愿做官。后一科就分房，后一科南京主试，收了许多门生，后直到詹事府正詹。因他无意做官，因此不曾拜相。雪公后日也不愿做官，遂挂冠林下，因慕山阴禹穴的胜景，也就移居到柳友梅处来。雪莲馨又与杨连城的妹子结为婚姻，亲上加亲，一发契谊。后来梅小姐生了两个儿子，雪小姐生了一个儿子，朝霞也生了一子一女，李春花也生一女一子，真是五男二女。因梅公无嗣，柳友梅即将如玉小姐次子承继梅公之后。又与竹凤阿结为姻眷。后五子俱登科第，夫妇五人受享人间三四十年风流之福，岂非千古佳话。